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韓愈文

莊適臧勵蘇選註

商務印書館印行





MG

I264.2

9/3

學 生 國
叢 書

韓

愈

文

莊 適 勵 選 註
王 雲 五 主 編
朱 經 農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3 1764 7874 5

目錄

雜著

原道	一
原性	五
原毀	八
對禹問	一〇
雜說二首	一二
讀荀	一三
讀儀禮	一四
獲麟解	一五
師說	一六
進學解	一七
五箴并序	二一
諱辯	二四

訟風伯……………二六
張中丞傳後敘……………二七

頌贊

伯夷頌……………三二
子產不毀鄉校頌……………三三
後漢三賢贊……………三四

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三七
燕喜亭記……………三九
畫記……………四一
藍田縣丞廳壁記……………四三

書

與孟東野書……………四六

答竇秀才書	四七
答尉遲生書	四八
答崔立之書	四九
答李翊書	五二
與崔羣書	五四
與陳給事書	五七
與馮宿論文書	五八
應科目時與人書	五九
答劉正夫書	六〇
答陳商書	六一
與孟尚書書	六二
答呂鑿山人書	六五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六六
又一首	六八

序

- 送孟東野序……………七〇
送竇從事序……………七二
送李愿歸盤谷序……………七三
送董邵南序……………七五
贈崔復州序……………七六
送廖道士序……………七七
送王秀才序……………七八
送王秀才序……………七九
送幽州李端公序……………八〇
送區册序……………八二
送高閑上人序……………八三
送楊少尹序……………八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八六
送鄭尚書序……………八七

哀辭祭文

碑

歐陽生哀辭	九一
獨孤申叔哀辭	九三
祭田橫墓文	九四
祭郴州李使君文	九五
祭河南張員外文	九七
祭柳子厚文	一〇一
祭侯主簿文	一〇二
祭鄭夫人文	一〇三
祭十二郎文	一〇五
潮州祭神文	一〇七
平淮西碑	一〇九
南海神廟碑	一一六
柳州羅池廟碑	一一九

墓誌

-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一二二
- 李元賓墓誌……………一二八
-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二九
-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三一
- 柳子厚墓誌銘……………三四
-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三七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四〇
-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四一

雜文

- 毛穎傳……………四四
- 送窮文……………四七
- 鱷魚文……………四九

表狀

論佛骨表	一五一
復讎狀	一五四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一五六
創作年表(附)	

緒言

一 韓愈略傳

韓愈，字退之，先世自後魏時居昌黎，遂爲昌黎人。父仲卿，生三子，長會，次即愈也。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董晉爲宣武節度使，署觀察推官。晉卒，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府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復爲博士，分司東都。累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將平淮西，命裴度往宣慰，度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淮西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力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當時文章承六朝之後，尙駢儷，病纖弱，愈以六經之文爲倡，粹然一出於正，成家言。愈沒，門人隴西李漢輯其文爲四十一卷，題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世。

韓愈文評

愈文 緒言

愈者不一：李漢曰：『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爲雄偉不常者』



矣！宋景文曰：『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蘇明允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秦少游曰：『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辨，撫遷固之實，獨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其也。』蘇子瞻曰：『文起八代之衰』。大都對於愈文，備致推崇。要之愈創作古文之功，自不可掩，然其文承駢儷之後，字句仍多難於索解者，蓋猶未能純反乎古也。朱晦庵曰：『漢末以後，只做屬詞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多與事實不符者；如韓弘神道碑，所言與史正相反；殿中少監馬繼祖，僅一執袴兒，愈亦爲之作傳等皆是。劉又持愈金穀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也。』

雖然，就文論文，愈在八大家中，洵當首屈一指，此則盡人所認，而不能稍異議者。其雜著諸篇，多類諸子；與人書，因人而施，贈送序，隨事變化，尤其絕技。各類文皆有特長。用字造句構局，篇各不同。就性質言，如原道與孟尚書論佛骨表爲闢佛；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爲論文；送孟東野序爲論道德；送李愿歸盤谷序爲憤時疾俗；藍田縣丞廳壁記爲諧諷；毛穎傳爲寓言；張中丞傳後敘爲傳後補遺。又有出於摹倣者，如進學解，係倣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送窮文係倣揚雄逐貧。綜論昌黎全集，大率以雄奇勝；而畫記又極生峭，平淮西碑又極莊嚴典重，送董邵南序送王秀才序又極深微曲折，原道原性等又極沈實樸老，祭鄭夫人文祭十二

鄭文又極悲哀激楚。至若銘誌之文，本以敘事及褒美爲主，然亦各篇互異：專敘一事者，如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清河張君墓誌；兼寓褒貶者，如柳子厚墓誌銘；第敘經歷一無褒貶者，如李元賓墓銘；每一篇各有意境，各有結構，絕不信手揮灑，可謂無調不變，無格不奇，無美不備！林琴南謂『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竊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接之有理，又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是誠能窺見韓文與突者矣！學愈者能息心靜氣，熟讀深思，則一切籬藩之障礙，流滑之口吻，皆可掃除淨盡。

三 韓愈文作法說明——以本編所選各文爲限

韓愈才如淵海，文亦不泥一法，故其蹊徑，每難探索，茲就本編所選，採錄各家舊說，參以編者意見，逐篇寫出，以備學者參考。

一、雜著

雜著各篇，語極平易，其最著者爲五原，本編祇錄其三。原道以道字作主，反覆申明，暢其所當纒止；篇中以孟軻距楊墨爲說，隱然以孟子自比；又說軻之後失其傳，隱然以道統自承。原性具萬古獨到之見，就孟軻荀卿揚雄三人之言，詳爲推闡；文詞警策處，能使人首肯；徵引賅博處，能使人堅信；語意多從論語『性相近也』一句參出。原毀於當時惡薄人情，曲曲寫出；大抵愈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宰又不以爲能，毀之者大有人在，故婉轉敘述毀之所生，及見毀者

之被累；沈吟反覆，的是至文。

對禹問，專是推廣孟子之意；通篇用雙不用單，且以重複蹕聯見奇。

雜說本有四首，一四爲比體，二三爲興體，本編錄一四二首。第一首寄託極深，取類極廣，以龍比臣，以雲比君，說龍藉雲而神，即說臣得君而顯。第四首專爲懷才數奇者吐氣，就馬取喻。大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始得發展，否則終歸湮沒，謂天下無才，豈非冤甚。

讀荀有尊孟抑荀意；荀子非十二子以子貢並仲尼，又言人之性惡，是愈所謂離於道者。

讀儀禮大意以不及其時爲恨；而文極抑揚詠歎之致。

獲麟解爲愈自方之辭，措詞甚悲，若已絕望；以麟自况，語語牢騷，而語語占身分。

師說以『必有師』三字貫通篇；中間說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在人自擇，結處要李氏子能自得師，結出正意；然說師祇說到解惑處，故有謂其不若揚雄一師者人之模範之意爲佳。進學解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他人口中代發，且代鳴不平，然後歸到自己引聖賢之不遇爲解；文不過一問一答，然亦莊亦諧，頗極狡猾。

五箴用意並深，表面是自戒，實亦有感而發。

韓辯專闢俗人之惑；前分經律典三段，後作設疑兩可語，聽人自擇，另是一種文法。諷風伯極深刻，極平允；賜烏之仁等句，推尊天子，歸罪風伯，亦責備時宰之意。

張中丞傳後敘仿史公傳後論體，采遺事以補傳中不足，故篇中所敘，如背誦漢書，記城中卒伍

姓名等，皆博後補遺體裁；文夾敘夾議，亦深得史公筆法。

二、頌贊

伯夷頌係愈有託而借以洩憤之文，非頌伯夷也；愈不過於貞元之朝，借伯夷發抒其感慨；愈文字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篇即其一例。

子廩不毀鄉校頌係譏時宰；開首說我思古人，結尾說有君無臣，明明可見。

後漢三賢贊乃學古樂府雁門太守等體；大意惟一高字；雖每篇不滿百言，而敘事絲毫無遺漏。

三、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前略敘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借自己立說，點成無限烟波，規世的意，極爲切至。

燕喜亭記極絢爛；乃愈有託作此，爲連州生色；亭名燕喜，有苦中作樂之意。

畫記整齊宏變，最拙處卽最巧處，極生峭却極易學；能舉不相偶之事實對舉成偶，尤爲人所想不到；秦少游曰：『序事該而不煩』。語甚切當。

藍田縣丞廳壁記。本記縣丞廳壁，反說丞不得盡職，且極力寫丞的可憐，可謂極詼諧遊戲之能事。

四、書

與書一體，愈變化極多，往往因人而變其詞，或爲請求，或爲抒憤，或自明氣節，或譁論道

總，或解釋文字，篇法各各不同；熟讀不已，可悟無數法門。

與孟東野書，說東野抱道自高，不宜今世，明爲道悲，偏說爲東野悲，悲東野之道不行，卽悲己道不行；將一道字寄東野身上，因東野而悲自己，分外見得親密。

答竇秀才書，時愈貶陽山令，正滿腹牢愁，無處發洩，而竇適於此時至縣請粟，其間必無可探，其人不足與進，故應之如此。

答尉遲生書，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取信於今一語，而今字尤重；將賢公卿一筆抹倒，冷嘲熱刺，是愈絕技。

答崔立之書，將有唐科舉之學，罵得一錢不值，一腔憤懣之氣，浮溢紙上。

答李翱書爲愈論文傑作，生平全力所在，篇中從初學作文起，中間種種經歷種種苦處，直到成功，分四段一一寫出，非過來人不能道，非過來人亦不能領略；末段說終吾身而已矣，是愈牢騷本色。

與崔羣書，極纏綿，極悱惻，愈與羣相知甚深，故如此；是集中別調。

與陳綰事書將見不見作七層寫，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推詳出許多情事；一路頓挫跌宕，筆筆入妙。

與馮宿論文書，雖爲論文，實是牢騷；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說得酸甜自得，非論文到極處，不能作是語。

應科目時與人書，劈空而來，就譬喻作起，不必有其事，亦不必有其理，卻翻作無數曲折，的是奇文妙文。

答劉正夫書，以求是論文，議論中正之中，時時有奇氣流露。

答陳商書，言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不利於求，雖爲勸商，亦爲己寫照。

與孟尚書書，翻覆變幻，爲書中第一；以楊墨觀釋老，以孟子自況，氣盛言宜，所謂貶潮州後之文，當與論佛骨表並讀。

答呂鑿山人書，山人誤認愈欲借賓客以自重，故將信陵執轡責愈，愈自明其意答之，說得與信陵局面心事，天地懸隔，糾正山人之狂狷，不沒山人的質樸，是深情厚道之文。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篇，前篇激昂慷慨，是憤韓弘等不肯盡力，不僅是稱美公綽；後一篇論淮西必敗，可見愈留心時事，胸中早有成竹。

五、序

以序贈人，始於唐初，愈集中贈序雖不若銘誌之多，然亦不少，無一不有身世之慨，而結構無一相同；序非論，乃句句是論；造句斂，製局變，是愈最擅長者。

送孟東野序乃一篇慷慨悲歌之文字；謂形之聲者多不得已，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可謂格奇調變；但此等體做效極難。

錢寶從專序，中間着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一句，前後文俱好着筆；前稱名，後稱字，左傳習用此法。

送李愿歸盤谷序妙處，全在借李愿口中痛罵世人，表出一團傲睨之氣，而與己絲毫無涉；至自己口氣，只前數語寫盤谷，後一歌詠盤谷，別是一格。東坡云：『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送董邵南序，其下，或有『游河北』三字，河北自安史亂後，肅宗分河北地封叛將，直至唐亡，河北終不爲王土，董生去河北，在當時亦是不得已，愈於董生之行，勉其決不可從賊。然董生既欲至河北，又無對董生當面罵賊之理，故借一古字說起，則今之不然可知，不必明說勸止，而勸止之意已見。

贈崔復州序，雖是送復州，卻是諷于頔，自縣令不以言以前，看似責備復州，然其意實不如此；此文章布局之法。

送廖道士序，通篇只是一氣，無從畫斷；前幅從五岳出衡山，從衡山出嶺，從嶺出州，再落出道士；已經落到道士，忽又一筆漾開，文心狡獪已極；林琴南云：『此文製局甚險，似泰西機器，懸數千萬斤之巨椎於樑間，以鐵繩作轆轤，可以疾上疾下，置表於質上，疾下其椎，椎及表面玻璃而止，分毫無損。』爲此文寫照甚切。

送王秀才序，深微屈曲，與送董邵南序相似。

送王秀才序，推尊孟子，當與原道同讀。

送幽州李端公序，是勸戒藩鎮歸朝，絕好敘事，見於議論中，絕大議論，至於敘事中，篇中『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平必自幽州始』等語，蓋自天寶十四年乙未安祿山，至元和九年甲午，已甲子一終，文係元和四年二月以後所作，故如此說。

送區册序，區册蓋南海一不知名之士，愈貶陽山，在烟瘴窮遠之地。見文士來訪，自不能不加以獎許；但文中一曰『若有志於其間也』，再曰『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用兩若字，仍是未定之口吻，可見古人下筆自有分寸；篇中不在歸字着意，只就來字作文，古人於題不拘如此。

送高閑上人序，愈略有褻心，實非正論，高閑善草書，愈惡釋氏，故并其長而抑之，推重張旭，所以抑高閑，亦所以闢佛。

送楊少尹序，將二疏事并入巨源身上，在空中摩盪；將楊侯的去時，同二疏的去時，兩兩比較，似無甚高下，後却說到『丞相愛惜，不絕其祿，又爲歌詩勸行』，則爲二疏所無；末託慨世之詞，寫出楊侯歸鄉，可敬可愛；序事前後部署，大有工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全篇無一句說到溫生之賢，大概薄其輕出，故意含滑稽；然又含蓄不露，須細看纔見。

透鄭尚書序，文極岸異；全篇句法，無一處肯涉平易，無語不奇，無句不重；化史記而自爲一家，是愈晚年文字。

六、哀辭祭文

歐陽生哀辭，筆極奇崛，詞極悱惻，意極懇摯；生眷故而死，文中始終不肯說出，因是遺其父母，不能不稍用曲筆。

獨孤申叔哀辭，一肚皮不合時宜，借問天發洩淨盡，獨孤身分，不擡自高。

祭田橫墓文，歎田橫之賢，正所以歎時宰之不能得士，一腔悲憤，言外可見。

祭郴州李使君文，前半言情，至結處始美其爲政，誠爲雄奇。

祭河南張員外文，綜敘張署生平與己之交際，曲折詳盡，語尤奇麗；繁處極意抒寫，簡處用縮筆伸縮，繁簡無一處不得當。

祭柳子厚文，語極簡，意極哀，文末敘及託孤，是真能不負死友者。

祭侯主簿文，開首『惟子文學』四句，說主簿文行，以下用許多我字，表出自己同主簿的交誼；文筆如珠走盤，絕無轉動之迹。

祭鄭夫人文，禮，嫂叔不通問，叔而祭嫂，似非古人所許；但愈早孤，鄭夫人以長以教，自不能與尋常嫂叔相比；文極沈痛，然尙能作韻語。

祭十二郎文，至痛徹心，不能成聲，錯雜寫來，只覺到一片哀音，纏繞筆下，不能以段落分，

亦不能以普通文字之法繩之。

潮州祭神文，本是祈禱，而先責備自己，意本前人，而詞獨懇切。

七、碑

平淮西碑，模範全出尙書，直是謾語文字，具絕偉之力，澤以極古之文；身在兵間，聞見精確，無一句模糊影響語，豈是尋常人所能道其隻字；李師道遺客刺裴度武元衡事，於文中補敘，亦極得法。

南海神廟碑，極古麗，其事實不過崇祀龍神，前刺史憚於渡海，孔公獨致敬盡禮而已；一件尋常事，本不值如許張皇，愈具有絕大魄力，盡量扮演，遂成爲有數文字。

羅池廟碑，頗爲有識者所詬病，愈平日痛斥佛老，而此碑忽說出幽冥靈迹，故不免爲時人所譏也；實則就文論文，佳處自不能沒；幽峭頗近柳州。

八、墓誌

韓文銘誌最多，諛墓之譏，實不能免；然文格各篇不同，有專敘一事者，有一無事實者，有褒貶兼施者，非有神力不及此。

許國公神道碑銘，爲韓弘作；敘事極典重，極壯麗，但其中與正史事實，多有不符，卽如篇中「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曹一數語，語雖簡單，而威稜肅然，嚴毅之氣，令人不敢逼視，恐韓弘當日未必有此膽，亦未必能作此語；文分十六段，先遞後

總，層次一絲不亂；銘詞尤在在寓用字之法。

李元賓墓銘，全篇寥寥百數十字，並無一字褒貶；誌敘元賓之經歷，雖則尋常意思，而出之於愈，即覺高古深奧；有人以『奇』字稱此文，頗當。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通首只寫一事，只有『君於爲義』五句在事外，然亦只是虛寫，此格極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通篇只一奇字，人奇，遇奇，隱奇，得妻尤奇；筆致極澹宕。

柳子厚墓誌銘，愈於子厚頗不滿其爲人，所以全篇無一句相知之語，帶褒帶貶，極難下筆；而此文勝人之處，即在此難下筆處。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前實後虛，分作兩截寫，又是一格。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羌無故實，幾令人無可着筆，且繼祖一執袴兒，又有何可誌，所以誌之者，第爲莊武王之關係耳，而愈之作此，又因韓侂爲莊武王舊屬之關係，借此渲染，使無可着筆者，遂成一篇妙文；『眉眼如畫』四句，不過作一點眼，蓋此等形相，富貴人家子弟，多數如此，並無足奇，若專就此處着筆，即爲笨伯。

清河張君墓誌銘，通篇只敘一事，與孔戡誌同體；後輻君弟復以下一段，僅帶敘耳。

九、雜文

毛穎傳純是寓言，舊唐書譏其戲謔不近人情，柳子厚獨歎爲極奇；前半直是一篇兔傳，到『獨

取其贅，『始爲毛穎伏案，至『鬪毛氏族，拔毫載穎，聚族束縛，』方是正文；以下敘尊寵，敘友朋，敘末路，結構與史記相近；所用之故實，無一事無來歷，文中敘伐楚，次中山，中山並非伐楚所經，雖若不合，但本爲寓言，正不必嚴加苛責也。

送窮文再問再答，描寫窮態，窮形盡相，文本本於揚雄之逐貧賦，然文氣較厚，語氣亦較高亢；但因其出之摹倣，總未能脫揚文窠臼，由此可見摹倣之難。

鱷魚文，表面爲祭鱷魚，實則歸罪後王，文中『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卽出脫鱷魚，責後王棄地之意；然語氣備極嚴正，故讀者不能覺；或謂經愈此文一祭，鱷魚卽去潮入海，潮州自此無鱷魚患，此乃故神其說，不足憑信。

十、表狀

論佛骨表，前半力言奉佛之無效，禍福之不關於佛，正所以破除憲宗迷信，中間稍爲憲宗迴護，後半言迎佛骨之非，仍爲憲宗開脫，此乃專制時代，天威咫尺，不得不如此說；篇末痛斥佛爲夷狄，以禍崇自任，尤得體。

復讎狀通篇正意，是許人復讎，看他引周官，引公羊傳，卽可見；但不敢直言，故仍用騎牆之言收結。

論薦侯喜狀，本係薦侯喜，乃先借侯喜見知於盧說起，說到正面，又先美盧，使人不得不動聽，可謂薦書絕唱。

四 編例

韓文選本不一，本篇所選，出入諸家，各體具備，皆爲最精粹之文，學者卽此以研求之，已甚足用。

本編註釋，參考各家，惟正確是取；文之正意喻意，亦多註出。成語典故，務載篇名，以備查檢。

韓文屢經名人是正，舛訛甚少，但倫次殊嫌凌亂，盧軒韓筆酌蠶，曾爲重析門類，易置前後，本編亦師其意，略加區分，使歸齊整。

韓集版本極多，本編所採用者，爲江蘇書局重刊本；各本與蘇本不同之處，除重要而可據者一一注入，或逕爲改易外，餘皆以蘇本爲準。

學問常與年俱進，愈貶潮州後，其文遂不煩繩削而自合；茲特於編末將所選各文製一創作年表，以覘古人漸進之學力。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三日武進臧勵猷識

雜著

原道(一)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一)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二)足乎己(四)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五)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六)老子之小仁義，(七)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八)子子爲義，(九)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一〇)黃老於漢，(一一)佛於晉魏梁隋之間，(一二)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一三)則入於墨，(一四)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一五)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一六)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一七)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一八)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一九)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二〇)習聞其說，樂其誕(二二)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二三)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二四)惟怪

之欲聞。

(一)原道，明道之所本。(二)義者宜也。(三)是。謂仁義之。往也。(四)足乎己，仁義足乎己也。(五)舍仁義無以成道德，故道德爲虛，罔仁義向實，佛老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欲專自虛無上做起，故揭此旨。(六)道德而出於仁義者，則爲君子之道及宥德，不出於仁義者，卽爲小人之道及凶德，凶德如盜賊，姦，吉德如學教忠信。(七)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相傳孕八十一歲而生，故稱老子。小仁義，言以仁義爲小也。(八)煦煦，小惠也。(九)子子，孤立也。(十)秦始皇從李斯言，燒詩書百家語。(十一)漢代好黃帝老子之言。(十二)晉魏梁隋佞佛，南以晉梁括之，北以魏隋括之。(十三)湯，楊朱，戰國時人，倡爲我之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十四)墨，墨翟，亦戰國人，倡兼愛尙同之說。(十五)言入於楊墨佛老者，必出離聖人之學。(十六)言入異端者，必以異端爲主，而以聖人之學爲奴。(十七)言入異端者，必附和其說，而以聖人之學爲汙也。(十八)老者，謂學老子者。(十九)佛者，謂學佛者。(二十)爲孔子者，謂學孔子者。(二十一)誑，欺也。(二十二)言學孔子者亦曰吾師亦嘗言之如是。實下或有師之二字。(二十三)訊，問也。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一)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三)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四)賈之家一，而資焉(四)之家六，(五)奈之何民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嘗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五)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六)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

應，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七）爲之政，以率其怠勸，（八）爲之刑，以勦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九）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一〇）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一一）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一二）』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一三）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一四）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一五）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一六）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一七）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一八）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一九）詩曰：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二〇)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二一)

(二)古惟土農工商四民，今加佛老而爲六。(三)古惟一聖人之教，今加佛老爲三。(三)六，士農工商佛老也。下同。(四)資，賴以給也。(五)類，類也。(六)贍，給也，足也。(七)壹，同溼，塞之義。(八)率，皆率。劓，同儉，疲也，懈也。(九)諷見莊子，(十)介，甲也。(十一)三而字皆訓爲汝。(十二)清淨，謂老。寂滅，謂佛。(十三)言皆不愧爲聖賢。(十四)語見禮大學。(十五)言將擴而大之，以齊家治國，非若隱氏之正心誠意之爲已也。(十六)春秋，魯記史之書，孔子斷定之。(十七)魯僖公二十三年，杞君卒，用夷禮，孔子記其事，貶其名稱曰子。(十八)進於二字上或有夷而二字。(十九)語見論語。(二十)語見詩魯頌。齊，擊也。荆，楚也。舒，楚東境之國，古皆以爲蠻夷。懲，懲創之也。(二一)胥，皆也。此段申說上段之意。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資，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一)郊焉而天神假，(二)廟焉而人鬼饗。(三)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濶，苟與揚也，(四)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五)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六)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七)人其人，(八)火其書，應其居，(九)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〇)經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一一)其亦庶乎其可也。

(一)盡其禮，謂終其天年。(二)古時祀天於南郊，祀地於北郊，故郊者，謂祀天地也。假，音格(《正》)，至也。
(三)廟，祀於宗廟。人鬼，祖宗也。(四)苟，苟爾，名況，戰國時趙人，倡性惡之說。楊，楊雄，字子雲，漢時人，著法言及太玄等。(五)行，得位以行道。(六)長，立言以明道。(七)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八)人其人，言僞道俱全遷俗也。(九)廢其居，言寺觀皆改作民屋也。(十)下道，字同導。(十一)老病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廢同廢；廢疾；廢病。以無佛老之害，故窮民皆得其所養。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緣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一)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

四也混；(二)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三)性之於情視其品。(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五)，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六)情之於性視其品。

(一)主於仁也。四者，禮信義智也。(二)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非少有而偏少，即少反而偏多，其四者亦雜而不純。(三)悖，亂也。(四)言觀性之品之上中下，而得情之中與否。(五)甚，過也。亡，不及也。(六)直情，直行，言皆往而不反。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一)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三)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_也；(四)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五)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六)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七)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八)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九)舜之均，(十)文王之管蔡，(十一)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十二)鯀之禹，(十三)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一)楊子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二)指楊子之說。(三)指孟荀之說。(四)叔魚，姓羊舌，名鮒，春秋時晉人，生時，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踰壑可盈，是不可鑿也，必以蹈死。」後果以食被殺。(五)去聲，或音食我爲異俄；楊食我，即叔向之子也，字伯石，食采於楊，故稱焉。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大夫，叔魚庶兄。伯石始生，叔向母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其後食我果亡羊舌氏。(六)檇椒，楚君若敖熊義之後，別姓鬬氏，父曰子良，爲楚司馬，子文卽鬬穀於菟，其從父也，檇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檇椒後果亡若敖氏。(七)舜時農官名后稷，周始祖棄爲是官，因稱棄爲后稷。棄母姜嫄踐巨人跡而有娠，生棄，以爲不詳而欲棄之，故名棄。詩大生民：「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圻不副，無災無害，誕降酏餼，克岐克嶠，以就口食。」岐嶠，意有所知。巖音澗(八)；巖，有所識別也。(八)文王在母不產，在傅弗勤，處師弗煩，見國語。(九)朱，堯子丹朱，以不肖稱。(十)均，舜子商均，亦以不肖稱。(十一)管，管叔鮮，蔡，蔡叔度，皆文王子，文王崩，子武王立，武王崩，弟周公曰輔武王子成王即位，管蔡作亂，周公誅管囚蔡，其亂始平。(十二)晉身爲父，舜爲子，晉身以頑聞，而舜爲大聖。(十三)鯀爲父，禹爲子，鯀以治水無功被誅，而禹繼父志，平水災，受舜禪爲天子。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感而寡罪，是故

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一)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二)

(一)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推闡之，以爲孔子所謂不移，乃性之品，性固相近，上者可教，下者可制。
(二)當時言性者，或近於異端，愈懼其習爲爽，故以佛老藉。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一)其待人也輕以約；(二)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三)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四)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五)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六)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七)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八)取其一，不責其二，(九)卽其新，不究其舊，(十)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十一)詳，故

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十二)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十三)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十四)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十五)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一)周，悉也，細密也。(二)約，簡略也。(三)孟子載舜由仁義行。(四)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五)齊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六)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七)身字或本作己。(八)藝人，有才能之人也。(九)謂取其一長，不責其短。(十)取其最新之善，不問其舊時之過惡。(十一)廉，謂祇取一端，不盡備也。(十二)未有二字，本或作有未；下同。(十三)其身，或作於己。(十四)謂舉其一事之差，不計其十事之善。(十五)之字或本無。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一)必其人之與也，(二)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三)不然，則其畏也；(四)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五)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

求。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五)

(一)應，贊同也。(二)與，察與也。(三)不與同其利，則榮之無出入，故靡之也。(四)長，謂長其人而繼之。

(五)已，或作矣。

將有作於上者，(一)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二)

(一)作亦作仕，或作化。(二)歟，一作也。

對禹問 (11)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二)』

(一)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愈乃設問而爲之答。(二)慮一作利。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一)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二)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三)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四)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

(一)言堯舜知舜禹皆聖智，故遞相傳授。(二)無其人下，一本亦看而不傳三策。句中不傳二字，一作不得如已四字。(三)言堯固知舜能傳賢，不以自私。(四)禹之傳子，以其時無人能賢如其子者，則傳子亦猶傳賢也，若妄以天下傳之非人，以避傳子之嫌，使後世受而亂，則因小而失大矣，故其傳子初未嘗有家天下之心也，舜知其能如此，故讓位焉。

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一)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二)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三)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四)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五)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一)當，值也。淑，善也。(二)總言世殊不易治。(三)言因未前定而爭。(四)言因前定而不爭。(五)待字本作得。言四百年始得湯與伊尹，不能必待其生而傳之，不可待而傳，則傳子與傳賢無異矣。

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一)

(一)言孟子以爲聖人不私其子以害天下，然禹明明傳子，一時不得禹傳子亦如傳賢之說，故從而以天與爲辭。

雜說二首(一)

龍噓氣成雲，(一)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閭，(三)薄(四)日月，伏(五)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六)下土，汨(七)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一)原有四首，本書選其第一首及第四首。(二)噓，呵也。(三)茫茫，飛騰貌。窮，極也。玄閭，天地之表。(四)薄，迫也。(五)伏，掩也。景，竅如影。(六)水，浸也。(七)汨，首骨(《X》)，漑沒也。

雲，龍之所能化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歎？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一)旣曰龍，雲從之矣。(二)

(一)易乾卦語。(二)本篇寄括甚深，取類甚廣，知道義之扶持，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以至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感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無不皆是。

世有伯樂，(一)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二)不以千里稱也。

(一)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二)駢，並也。槽，櫪，養馬之所。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一）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

（一）食，讀如似，下食之同。（二）知或作識。也或作駝。

讀荀（二）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二）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三）時君，紛紛藉藉，亂（四）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五）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六）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一）荀，荀子也，一本下即有子字。荀子為荀况所作，况又稱荀卿，趙人，為齊靈王稷下祭酒，避諱適楚，楚春申君黃歇以春，歎死而荀卿廢，後死，即葬蘭陵，所著荀子，凡數萬言。（二）揚雄，字子雲，前漢時人，為人好

古樂道，不慕榮利，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三)干，求也。(四)紛紛藉藉，雜而多也。(五)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也。百家之說，百家雜說也。(六)句或作「有時若不醇粹」。

孔子刪詩書，(一)筆削春秋，(二)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三)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四)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一)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刪其煩亂，爲百二十篇。古時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凡三百十五篇。(二)筆，記載。削，刪除，古用竹簡，有所改易，卽削去之，故云。(三)疵，病也。(四)如原注所言，荀氏之性惡說，載荀子性惡篇中，如此類者，皆不合於道，殆卽愈所欲削者也。

讀儀禮(一)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一)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一)儀禮，周代典禮之書，自經秦刻，殘缺不完，今所存者，凡十七卷。(二)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爲孔子語。

獲麟解(一)

麟之爲靈昭昭也，(一)詠於詩，(二)書(四)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一)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高獲之，以爲不祥，以賜匠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仲尼傷麟之出也不時，遂絕筆，故春秋作至是年而止。本篇主旨，或謂愈係借春秋獲麟事，以麟自況云。(二)言麟爲靈物甚明。(三)詩周南麟趾篇有「麟之趾」之語。(四)書一作載。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一)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三)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四)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五)

(一)不類，不同凡類也。(二)豺，與狼同類。麋，鹿之大者。(三)鬣，馬領上毛也。(四)麟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五)卽指管獲麟而以爲不祥。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一)

(一)麟不食生草，不食生物，聖人出，王道行，始見云。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一)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二)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一)受，一作授。(二)庸，豈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一)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二)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白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三)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一)文字語絕處爲句。語未絕而點分之爲讀。(二)不，同否。(三)齒，列也。不齒，不引與同列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一）郯子之徒，其實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二）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一）郯，音談（六弓），國名，在今山東郯城縣境。郯子，郯君也，知少昊氏以爲名官之故，孔子見而學焉，事見左傳昭公十七年。萇弘，周大夫，孔子訪樂焉。師襄，樂師名，孔子學鼓琴焉。老聃，即老子，見原道註，孔子問禮焉。

（二）語見論語。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一）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二）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一）六藝，六經也，即詩書易春秋禮樂也。（二）句上或有請字。

進學解（一）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二）招諸生立館下，（三）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四）毀于隨。（五）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六）拔去兇邪，登崇峻良，（七）占小善者率以錄，（八）名一藝者無不庸，（九）爬羅剔抉，（十）刮垢磨光，（十一）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十二）

(一)愈以憲宗元和六年爲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將貶，愈上疏請辨曲直，既按澗有罪，遂左遷國子博士，蓋於是凡再爲國子博士矣，以才高敏黜，而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二)大學，古時國立之最高級學校也。(三)館，授業之所。(四)行，去聲。思，精求之意。(五)隨，苟且之意。

(六)張，施也。言所以爲治之具盡施設也。(七)駭字亦作駭。(八)占，讀去聲，擅有也。率，大率也，錄，取也。

(九)名一藝，以一藝成名也。庸，古讀於方切，用也。(十)抉，挑也。爬羅剔抉，謂搜取人才。(十一)刮垢磨光，謂造就人才。(十二)公，古讀姑黃切。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一)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二)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三)纂言者必鉤其玄，(四)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五)焚膏油以繼晷，(六)恆兀兀以窮年，(七)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八)排異端，攘(九)斥佛老，補苴罅漏，(十)張皇幽眇，(十一)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十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十三)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十四)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十五)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十六)上規姚姒，(十七)渾渾無涯，(十八)周諮殷盤，(十九)佶屈聱牙，(二十)春秋謹嚴，(二十一)左氏浮誇，(二十二)易奇而法，(二十三)詩正而葩，(二十四)下逮莊騷，(二十五)太史所錄，(二十六)子雲相如，同工異曲，(二十七)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二十八)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二十九)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三十)動輒得咎，誓爲御史，遂竄

爾夷，(三一)三年博士，冗不見治，(三二)命與仇謀，取敗幾時，(三三)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三四)竟死何裨，(三五)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三六)』

(一)列，班位也。(二)披，翻閱也。(三)提其要，舉綱絜領也。(四)纂，輯而集之。鉤其玄，精深研求也。

(五)謂，棄也。(六)昏，日影也，言夜以繼日。(七)兀兀，用心貌。(八)齷，音底(勿)，鬧也。(九)擾，排

去之也。(十)直，所以繕履。補其殘缺也。(十一)張皇，張大也。張皇幽眇，闡其幽微也。(十二)

墜繇，廢業也。茫茫，不明貌。翔，總也。二句承補直張皇說。(十三)二句承賦排擾斥說。(十四)專功曰勞。

(十五)英，花也。咀，嚼也，文字之精妙處，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有益，卽沈浸二句之謂也。(十六)書，古代

之書籍。言作文悉本於古。(十七)規，規學也。舜姚姁，禹姁姓，謂虞夏之書也。(十八)言虞夏之書渾渾然無涯

換也。(十九)周語，謂尙書中大誥酒誥康誥等。殷鑒，謂尙書中盤庚上中下三篇。(二十)信屬聾牙，皆艱澀貌。

(二二)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故稱譏殿。(二三)左氏傳釋經，浮虛夸大。(二四)易變化甚奇，而正理可

法。(二四)葩，華也。詩之義理甚正，而詞藻華美，故詩經又稱葩經。(二五)莊，莊子也。騷，離騷也。

(二六)太史，司馬遷也。所錄，指史記。步(二七)子雲，揚雄，相如，司馬相如，二人皆以文名也。同工異曲，言論

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二八)閔中肆外，言藝善富而筆豪放也。(二九)通方通達古聖主之道。(三十)詩幽風狼

跋篇：「狼跋其胡，載疇其尾」。胡，老狼頰下懸肉，跋疇，顛倒貌，言老狼跛則跋於胡，退則跋於尾，進退皆跋

也。疇與頤義通。(三一)德宗貞元十九年，愈遷監察御史，會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上疏言

狀，遂被譴，貶爲連州陽山令。陽山，縣名，屬今廣東省，故稱曰南夷。(三二)愈於元和元年爲國子博士，三年爲

謀，明年改都官，故曰三學博士。宥，散也。治，亦狀也。(三三)命與仇敵爲謀，故遭改換。(三四)童，禿也。歸，落也。(三五)竟死，猶至死。禱，益也。(三六)爲，作也。自公不見至此，正言有司之不明不公。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一)細木爲楹，(二)櫨檀侏儒，(三)椳闔扂楔，(四)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五)赤箭青芝，(六)牛溲馬勃，(七)敗鼓之皮，(八)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九)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十)卓犖爲傑，(十一)稜短豎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十二)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十三)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十四)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十五)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十六)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十七)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十八)踵常途之促促，(十九)窺陳編以盜竊；(二十)然而聖主不加誅，(二一)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二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二三)計班資之崇庳，(二四)忘己量之所稱，(二五)指前人之瑕疵，(二六)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二七)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二八)』

(一)杗，音旨(口尤)，屋大梁也。(二)櫨，音也。(三)櫨，音虛(方又)，(音虛)，侏儒或皆從木矣，三者皆屬上類。 (四)椳，音眉(方一)，月柱也。闔，音眉(方一)，門闔旁木。

(五)玉札，藥名，卽地榆。丹砂，硃砂。(六)赤箭，卽天麻。青芝，一名龍芝。(七)牛溲，牛溺。馬勃，藜，生濕地及腐木上。(八)敗鼓之皮，主治蟲毒。(九)登，舉也。(十)紆，紆爲疢，謂作緩慢者。(十一)學舉爲傑，謂行直道者。(十二)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十三)車轡覆行天下，而莫能用。(十四)荷腳遊齊，三爲祭酒，齊人讓之，乃遁楚，楚黃歇爲相，以爲闕陵令，歇死，荷腳亦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闕陵。闕陵，今江蘇武進縣。(十五)四句解前勸琴有勞爲文爲人四殺。(十六)誅，殺也。(十七)二句言有以養家。(十八)二句言有以自養。(十九)促促，應謹貌。言隨俗而無異能也。(二十)言盜竊衣裳而無創解。(二一)誅，責也。(二二)幸，謂過世愈於孟荷二儒。(二三)賄，謂祿也。(二四)班賁，品秩也。庠，音卑(ㄉㄨㄣˋ)，下也。(二五)稱，法聲。(二六)前人，謂在已前之貴顯者。瑕疵，過失也。謂不公不明也。(二七)誥，責也。杙，擗也，杙，柱也，杙小體大，故愈以杙自喻。(二八)管，音子(ㄩㄥˋ)，毀也。昌陽，卽昌蒲，久服可延年。壽考，卽壽考，主滲瀝。自勸而得誇至此，解前公不見信毀，言有司未有不明不公處。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懲其惡云。(一)

(一)訟，責也。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一)蠹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二)汝不懲邪，(三)而嗷嗷以害其生邪？(四)

(一)愈曾佐宣武節度使董晉，及武寧節度使張建封，鯁言無所忌，幕中二句，即指其時也。(二)蠹，蠹官，謂御史也。傾，傾邪也。愈爲監察御史，以言事貶黜山令，見進學解註，臺中二句即指其事也。(三)懲，戒也。(四)嗷，喧語不已也。

行箴(一)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二)行也無邪，言也無頗，(三)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四)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一)行字一作悔。(二)言雖然無害，猶當悔。(三)頗，偏也。(四)言雖臨近死而未死，汝可悔乎，謂不當悔。

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一)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二)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三)從也爲比，(四)捨也爲離；前之所惡，今見其減，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離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五)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一)而，汝也。(二)悖，亂也。(三)尤，過誤也。(四)比，阿附也。(五)顛沛，挫折之意。言知是行爲而不遵，挫折者幾何哉。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一)有餘，厥聞四馳。(二)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瞽瞍！(三)昔者子路，惟恐有聞，(四)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五)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六)誰云不欺。欺以賈憎，(七)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寤，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顛，禍亦宜然。

(一)需焉，饒裕之意。(二)聞，去聲，聲聞也。言足於內者，聲名自能外溢也。(三)瞽瞍，言名盛也。(四)馳，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言未能行其實，不欲有聞也。(五)揜，隱也。(六)不請而教，人未請

而教之也。(七)賈，音古。(八)賈也。

諱辯(一)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二)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視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三)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一)愈勸李賀舉進士，妒賀有藉口賀父名晉肅，晉字與進字同音，宜以爲諱，而不應舉進士，愈故作此以辨之。
(二)李賀，字長吉，唐之宗室，幼有詩名，愈器之，故作書勸舉進士。
(三)湜，音植(也)；皇甫湜，字持正，有文才，仕至工部郎中，與愈友善。

律曰，二名不偏諱，(一)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二)律曰，不諱嫌名，(三)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齒」(四)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一)二名，名之有二字者，不偏諱，不固定一字而諱之，在律有是文也。(二)孔子之母名徵在，孔子嘗爲「宋不足徵」「某在斯」等語。(三)嫌名，聲相近者，文見禮曲禮。(四)齒，烏齒，草名，與丘同音。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一）孔子不偏諱二名，（二）春秋不諱不諱嫌名。（三）康王劍之孫，實爲「昭」王。（四）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五）周之時有駢期，（六）漢之時有杜度。（七）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八）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九）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乘」一儀也，（十）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十一）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一）詩有「克昌厥後」「駸發爾私」等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周公作此詩時，皆不爲父兄諱。（二）見前。
（三）如衛桓公名完，諡爲桓，「桓」與「完」同音，春秋不諱。（四）劍，康王名，周成王子。昭王，名瑕，昭其諱也。（五）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曾皙亦孔子弟子。曾參嘗有「昔者吾友」之語。（六）駢期，戰國楚悼王時人，見諸宮故事。（七）杜度，字伯度，杜延年孫，見張懷瓘書斷。（八）漢武帝名徹，故改徹侯爲通侯，劉徹改名劉通。（九）漢呂后名雉，因改稱雉爲野雞。（十）唐「服名虎，虎與濟音近。太宗名世民，世與勢音近。世祖名昶，昶與乘音近。玄宗名隆基，基與機音近。（十一）唐代宗名豫，豫與諱音近。諱卽謂近玄宗諱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會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避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

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一)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一)者一作宦；下同。

訟風伯(一)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二)雷鞭車兮電搖轡，雨澆澆兮將墜，(三)風伯怒兮雲不得止。

(一)風伯，司風之神。此爲諷刺之文，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愈時爲四門博士，作此以刺權臣李憲等蔽蔽聰明，使人君風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二)上，亦升也。(三)澆澆，欲與之貌。將下或本有

欲字。

陽鳥之仁兮，(一)念此下民，(二)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三)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四)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一)陽鳥，日名，以喻君也。(二)闕，閉也。(三)獨字一宗作將。(四)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所謂求其時

也。

雲屏屏兮，(一)吹使醺之，(二)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三)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

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四)

(一)屏屏，靈聚貌。(二)藹，薄也。(三)鏤，消也。(四)又上或有其字。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二)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二)

(一)我今一作今我。(二)汝一作爾。

張中丞傳後敘(一)

元和二年(二)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三)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四)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五)然尙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六)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七)

(一)張中丞，名巡，以守睢陽時，拜御史中丞，故稱。傳，李翰所作見，本文。(二)元和，唐憲宗年號。(三)吳郡，地在今江蘇。張籍，字文昌，今江蘇吳縣人，愈舉薦進士。(四)李翰，今河北饒安人，有文名。張巡，今河南南陽人，博通軍書，玄宗末年，以進士官真源——今河南鹿邑縣。——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合守睢，睢陽陷，巡死，譏者謂不宜死守，致喪多人之生命，翰乃爲傳以上之，並言其以孤城蔽江淮，阻遏賊勢，有大功，人乃無異言。(五)翰所爲傳頗詳密，新唐書巡傳多採之。(六)許遠，杭州鹽官——今浙江海鹽。——人。(七)雷萬春，巡

將，巡入睢陽之前，嘗爲賊圍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賊伏矢射之，而中六矢，不動。賊疑爲木人，既知其實，乃大驚，深服巡軍令之嚴。一說雷萬春應作南霽雲。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一)竟與巡俱守死成功者。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二)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虍蟄(四)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五)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六)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成就，如此卓卓，(七)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一)許遠爲睢陽守，賊至，告急於巡，巡時在甯陵，卽入睢陽，與遠合，遠悉以戰鬪事任之。許遠爲州守，巡爲縣令，故言遠位在巡上。(二)睢陽於肅宗至德二年十月陷於賊，二人及部將數十人皆被虜，人皆當時遇害，惟遠後死。(三)睢陽倉溢，巡出愛妾以饗士，遠亦殺其奴。(四)蟄，音皮浮(又)(二又)，大蟻。(五)玄宗幸蜀，睢陽被圍四年，官兵未嘗出關聲救，賊因此竊動圍城中人。(六)後二人各守一方，巡守東北，遠守西南。(七)卓卓，

特異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一)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二)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三)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四)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五)而助之攻也。

(一)逆，度也，謂先事預度之。(二)睢陽當江淮之路，睢陽不下，賊不敢繞出其前，唐人因以江淮得全之功，歸之巡遠。(三)如下文賀蘭等皆是。(四)此當時之議論，見前。(五)淫辭，淫亂之辭。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一)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二)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三)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四)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五)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六)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七)愈貞元中過泗州，(八)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九)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十)雲笑曰：『欲將以有爲』

也，(十一)公有言，雲敢不死！一即不屈。

(一)黃晉鎮汴，張建封鎮徐，愈皆爲從事。道，取路也。二句貫下祭壘廟過泗州兩事言之。(二)巡遠後皆贈太都督，

立廟臨陽號雙廟，一廟無祀二人也。(三)南霽雲，巡將，賀蘭，複姓，賀蘭進明也，時駐兵臨淮，巡使霽雲往乞

師。(四)睢，音綴(ム又)；睢陽，秦縣，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地在唐宋州，州乃汴府支郡。(五)斷一指所以

示信而歸報於巡。(六)浮圖，寺塔。(七)志，誌也，以誌不忘。(八)貞元，德宗年號。泗州，唐州，徐州，徐府支郡。

(九)霽雲行八。(十)巡見雲不應，疑其欲降賊，故呼勉之。(十一)嘗將許屈，以俟獲殺賊。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一)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二)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四)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五)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六)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

(七)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一)常或作嘗。(二)大歷，代宗年號。和州，北齊置，在今安徽。烏江縣，明時省入州。(三)以巡，以巡立功，故得官縣尉。或無嘗字。臨淮縣，在安徽，元時省入宿州。(四)久或作又。(五)起或作有。(六)陽陽，若無所事也。(七)毫，唐州，今安徽毫縣。宋，唐州，明滑爲河南歸德府，今商邱縣爲府舊治。

頌贊

伯夷頌(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一)伯夷，姓豷，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一)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二)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三)武王周公，聖也，從(四)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五)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六)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七)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八)

(一)若至於，一本作至若。(二)舉，音碎(ム又)，山高危貌。(三)微子，名啓，紂之庶兄，武王伐殷，微子持祭

器而造軍門。(四)從，一本作率。(五)叔齊，伯夷少弟，名智，字公達，叔，少也，齊，謚也。(六)宗周，言爲

天下所宗也。(七)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八)明字下一有著字。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

而自是如此；(一)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三)

(一)聖人，指武王周公。言二子獨以周公武王爲非，而自以爲是。(二)微，無也。(三)接跡，足跡相接，喻多而不絕也。紂雖暴，然武王以臣弑君，在古代於義終未合，而當時無有注意此點者，幸有夷齊，古所謂三綱大義，始得維持，而後世之亂臣賊子，始有畏忌。

子產不毀鄉校頌(二)

我思古人，伊(一)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三)衆口讙讙。(四)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五)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六)下塞上聾，(七)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八)

(一)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相鄭爲政，有聲。鄉校，鄉之學校。鄉人遊鄉校以論執政，然明令毀之，子產不從，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二)伊，惟也。(三)或無「之」字。(四)讙讙，多言貌。(五)否，惡也，善惡亦言臧否。(六)子產含然明，有禁言論如防川之語，亦見左傳。(七)穀梁文六年「上塞則下聞，下聞則上聞。」(八)理，治也。

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一)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二)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三)於虜！四海所以不理，(四)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五)

(一)周末，厲王在位，虜，國人謗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三年，國人逐王。監，視也。(二)率，循也。

(三)施，音美(一)，延也。垠，音銀(一ト)，界限也。(四)句下或有者字。(五)或謂德宗末年，信佞人，不恤人

言，此文蓋有爲而作云。

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一)本自元城，爰來徙居。(二)師事班彪，(三)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四)閉門潛思，論衡以修。(五)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六)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七)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八)肅宗之時，(九)終於永元。(十)

(一)王充，字仲任。會稽，秦置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上虞，漢縣，故城在今浙江上虞縣西。(二)元城，漢縣，清時與大名同爲直隸大名府治，今北入河北大名縣，充之先本元城人，爰誦，徙上虞。(三)班彪，字叔皮，作前漢書未成，子固續成之。(四)充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即能誦憶，遂通衆流百家之言。(五)充以俗儒守文失真，乃閉門潛思，著文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名曰論衡。(六)治中，漢官，州刺史之佐吏，居中治事，主衆贊

文書，故稱。刺史董勳辟充爲從事，轉治中，充自爲還家。(七)公車，署名，公車所在，請待詔者皆居以待命；蓋漢時應徵者，皆由公家以車遞送也。夷吾龐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八)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作養生書十六篇，節欲頤養。(九)肅宗，後漢章帝，名炆，光武孫，明帝子。(十)永元，肅宗年號。充於永元中病卒。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一)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三)述赦之籍，以救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四)皇甫度遠，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鷹門，問鷹呼卿。(五)不仕終家，吁嗟先生！(六)

(一)王符，字節信。安定，漢置郡，地在今甘肅。臨涇，漢縣，爲後漢安定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鎮原縣西。(二)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鄉人賤之。(三)符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四)潛夫論述救世言：「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救救贖，救救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五)皇甫規曾爲度遠將軍，故稱其前度遠。規與符同定，鄉人有以貨得鷹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人而問：「卿前在耶食鷹美乎？」有頃，又自食在門，規聞之，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握其手而入，與共坐甚歡。(六)符竟不仕而卒。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一)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二)傲儻(三)敢言，語默(四)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五)後參丞相軍事，(六)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七)友人繆襲，(八)稱其文章，足繼西京。(九)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一)仲長統，字公理。山陽，漢郡，景帝分梁郡置，在今河南。高平，漢時侯國。(二)統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汝之間，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統獨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後幹果敗，人以是異之。(三)傲，同儕；傲歸，卓異之意。(四)默，不語也。(五)尙書諫，屬於尙書之郎官也；後漢之尙書職權甚重。尙書令蒯越奇統，舉爲郎。(六)參丞相曹操軍事也。(七)昌言，當言也，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八)繆襲，字熙伯，官至尙書光祿勳。(九)襲稱統文足繼西京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

傳記

圻者王承福傳(一)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一)天寶之亂，發人爲兵，(二)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四)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五)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管焉。(六)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七)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八)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九)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十)又誠有功，取其直，(十一)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莫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噫！吾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十二)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十三)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十四)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十五)又吾所謂勞力者，(十六)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十七)雖聖者不可能也。』

(一)坊，音烏(又)；坊者，塗壁之人，俗所稱泥水匠。(二)京兆，爲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魏以後，魏爲郡。長安，唐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三)天寶，唐玄宗年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因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人，卽民，以避太宗諱改。(四)勳，謂柱國譙寧之類。(五)手，操持也。縷，音漫(一)房，坊具。言執縷以爲衣食。(六)屋食，屋租也。當，去聲，謂所營之值。(七)糞，糞也。(八)徧爲，一一爲之也。(九)理，卽治也。(十)可力，可致力也。(十一)直，同值。(十二)墟，丘墟也。(十三)悴，音萃(古又)；豐悴，猶盛衰也。(十四)憫，哀憐也。(十五)不有之，謂獨身不家。(十六)旬，下一有也字。(十七)二任，謂心力兼勞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一)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二)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三)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四)而夫人(五)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賈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六)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

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一)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二) 爲，去聲；下同。(三) 楊朱，戰國時人，倡爲我之說，孟子斥爲無君。(四) 孟子：「楊子所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五) 夫人，猶彼也。(六) 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愚得之，既得之，感失之。』」。

燕喜亭記(一)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一)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二)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三)發石而清泉激，葦蕘壤，燔樞鬻，(四)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五)成谷，窪者(六)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七)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八)

(一) 燕字一本作宴；燕喜亭在連州，愈時爲陽山令，陽山於連爲屬邑。(二) 王弘中，名仲舒字。連州，唐置，今爲連縣，屬於廣東省。弘中時貶連州司戶。(三) 佛字下或有之字，靈字下或有者字。元慧姓陸，景常則不詳。(四) 嘉，美也，善也，嘉樹，美善之樹。(五) 燔或作焚。木立死曰樁，自斃曰斃。(六) 呀，音牙(一)；呀然，口張貌也。(七) 窪，音蛙(×)；低陷之處。(八) 相，去聲，助也。(九) 避或作禦。雨下或有禦字。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一)其石谷曰謙受之

谷，(二)瀑曰振鷲之瀑，(三)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秋秋之瀑，(四)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五)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庭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六)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七)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八)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九)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道其入乎！」

(一)塋下或有經字。(二)魯：「溢招損，謙受益。」(三)詩周頌振鷲：「振振鷲，鷲于飛。」振振，羣飛貌。

(四)秋秋，有常德也。(五)惡，穢濁也。(六)詩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燕通譫，言燕飲而有喜也。

者頌或作頌者。(七)州民之老聞而六字一作州民之聞者。(八)名下或有於字。(九)直，當也；一作宜，又作多。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一)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二)涉浙澗，(三)臨漢水，(四)升峴首以望方城，(五)出荆門，(六)下岷江，(七)過洞庭，(八)上湘水，(九)行衡山之下(十)繇椒嶺嶺，(十一)緩狄所家，(十二)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十三)宣其(十四)於山水飮聞而狀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十五)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芻蕘於天朝也不遠矣。(十六)遂刻石以記。

(一)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兩戶，故或謂吏部郎當作吏部員外郎云。(二)藍田，山名，在陝西。田下或有山字。
商洛，二水名，皆在今河南。(三)浙澗，二水名，皆在今河南。(四)漢水，源出陝西，經流至湖北入江。(五)繇

首方城，二山名，在今湖北。(六)荆門，山名，在湖北。(七)岷江，源出岷山，山在四川。(八)涇，涇名，在湖南。(九)湘水，湖南巨川。(十)衡山，在湖南，古稱五嶽之一，爲南嶽。(十一)郴，音琛(チ)，唐州，今爲縣，屬湖南。嶺，卽常稱之五嶽，自湖南入廣東，必踰此。(十二)猓，音酋(一)，猓屬。(十三)塊，或作壞。(十四)其或作乎。(十五)語見論語。(十六)易漸卦：「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登者登用作世表率」。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二)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三)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三)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四)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五)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六)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七)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八)七人，偃寢休者二人；(九)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塞附火者(十)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十一)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十二)挹且注者四人；(十三)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十四)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十五)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一)被，衣也。(二)任在背曰負。(三)田犬，獵犬。(四)驅，絡也。約，音助(夕一)，經也。(五)臂，臂持也，準，鷹屬。(六)從，步行也。(七)宵，戰士所冠，以禦兵刃。手，執也。鈇，斲斫刀也。鈇，大斧也。植，立也。(八)負，背倚也。(九)偃，息也。寢，臥也。偃寢休，猶言偃疑以休。(十)附，近也。(十一)奉，讀如捧。鬻矢，投壺之矢。(十二)舍，居屋下也。具或作且。(十三)挹，酌也。注，灌也。(十四)負，交手於背也。本句一說一人二字疑在句末；一本無者字。(十五)上下，謂上下車也。此句亦指婦人言。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一)行者，牽者，涉者，陸者，(二)翹者，(三)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四)立者，人立者，齧者，(五)飲者，溲者，陟者，(六)降者，(七)蹶者，(八)駟者，(九)走者，(十)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一)上，在上也。下，在下也。(二)陸，蹶躍貌，莊子馬蹶：「翹足而陸」。(三)翹，舉足也。(四)訛，動也。(五)齧音綫(尸乙)，留草也。(六)陟，登也。(七)蹶，音弟(夕一)，蹶也。留，音臬(尸乙)，噓也。以上皆空馬。(八)秣，飼馬也。此句以下爲駢賦。(九)驟，馬疾步也。(十)走，人走之也。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一)鹿共三十。旃車三兩。(二)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三)餅盃盞筥筐筭筭筭飲食服用之器，(四)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一) 簾，見履齋解。(二) 旂，曲柄之旗。車載旂，故曰旂車。兩，車數。(三) 旌，謂析羽注於鬚首。楛，音頤(尸X)，武器，所以扞身蔽目。弓服，弓衣。矢房，盛矢之袋。(四) 餅，同瓶，汲水器。盃，盛飲食之器。兩具有柄曰筥，無柄曰筥。竹器方曰筥，圓曰筥；筥音居(廿口)。筥三足曰筥，無足曰筥。

貞元甲戌年，(一)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二)始得此畫；而與余彈茶，(三)余幸勝而寢焉。意甚惜之，(四)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五)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六)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所感。(七)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餘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圖本，(七)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八)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一) 貞元甲戌年，貞元十年也。(二) 獨狐申叔，字子重。(三) 彈茶，古遊戲之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四) 借，愛惜也。(五) 聚，叢之俗字。(六) 河陽，地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七) 圖或作故。(八) 夙，素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一)

丞之職，所以貳令，(二)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

循，例以嫌，不可否事。(三)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厲驚行以進，平立既丞(四)曰：『當署！』(五)丞涉筆占位署惟謹，(六)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七)漫(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九)至以相警警。(十)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十一)

(一)藍田縣，今屬陝西省。(二)貳，副貳也。(三)不可否事，遇事不得可否也。(四)既，音詣(戶)，斜視也。

(五)署，題名畫諾也。(六)涉筆，猶動筆；涉或作濡。占位，言占所書名之地，丞書名在令之下，簿尉之上也。

(七)略省，稍省視也。(八)漫，茫昧之濫。(九)言諍語歷數內外官之散慢者，必以丞爲首也。(十)警，不省語

也。言甚至引丞之不省爲警也。(十一)端，始也。

博陵崔斯立，(一)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二)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三)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四)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願材不足塞職。』既嚙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則盡疥去牙角，(五)一驅故跡，(六)破崖岸而爲之。(七)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榜(八)與瓦，漫治壁，(九)悉言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迎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澗循除鳴，(十)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十一)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一)博陵，唐郡，今河北任縣，崔斯立，字立之。(二)泓涵演迤，言其學之廣博。(三)屈於人，屈人也；斯立以貞

元四年進士第。(四)大理，大理寺，掌刑法，爲嚮，評事其屬官也。(五)拚，音孽(广一廿)，伐木餘也，此處律動詞用。牙角，皆顯露之物，用詩召南行露章典。盡去牙角，言戢歟也。(六)躡，音燕(广一廿)，輕步踵人後也。跡，猶言舊例。(七)破崖岸，謂改去不和易之性。(八)構，見進學解注。(九)埽，泥也。謂泥浴廳壁。(十)澗，潛，水聲。循，依也。除，階也。(十一)日下或有吟字。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一)

(一)考功，官名，掌官吏考課。知制誥，其長爲郎中。知制誥，官名，唐翰林學士入學士院一員，則選此官，專掌內命，典繕誥，爲滄髮之職。

書

與孟東野書(一)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並，其於人人，(一)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心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一)孟東野，名郊，字元九，長於詩。(二)人人，猶言衆人。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一)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一)隨波逐流之意。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二)無所於歸，(三)遂來於此；主人(四)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五)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六)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七)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一)汴州，今河南開封縣。貞元十五年二月，愈從盧管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務陸長源。(二)於字或作與。

(三)主人，徐州節度使張鎰封也。(四)符離，今安徽宿縣。雖，水名。董管既殺，愈去依張鎰封。(五)鎰封群愈爲

壽職（六）今年秋，貞元十六年秋也。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二）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三）家甚貧，恐尾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三）速圖之，吾之望也！

（一）李習之，名耀。亡兄，名彥，仲卿子。（二）張籍，見張中丞傳後敘。和州，北齊州，在安徽。（三）東野時居蜀州。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一）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二）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三）無以冀朝夕。

（一）竇秀才，名存亮。（二）貞元十九年，愈以言事出爲陽山令，陽山今廣東縣。（三）喘喘，氣逆而息急也。

足下年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

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一）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二）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三）戀戀，猶將倒屣傾困，（四）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贖，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囊而歸，（五）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一）甲科，謂名第居前也。（二）左，不便也。（三）請字或作情字。（四）屣，所以藏米。困，音近（四）屣之圓者。（五）稠，收貯也。囊，囊也。管子小正篇：「請侯之使，垂囊而入，稠載而歸。」愈時遷宰鹽縣，故反其語，言無所得也。

答尉遲生書（一）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二）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三）敢有愛於言乎！

（一）尉，音魏（口）；尉遲生，名爵。（二）昭晰，明也。（三）又一作豎。

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一）賢公卿大夫，夫在上比肩，（二）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三）子欲仕乎？其往聞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一）何其一作其何。（二）比肩，謂肩相並，言人多也。（三）言彼公卿士大夫必有其取得之道。

答崔立之書（一）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二）古昔，辭義高遠，且達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區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聊復自明。

（一）崔立之，卽崔斯立，見蔣用錕丞國盛証注。時愈已登進士第，而三試吏部不售，因不得命官，立之乃遺愈書，比之獻玉者，故愈以是復。（二）扳，音攀（ㄆㄢ）；扳援，猶援引。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

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一）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二）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三）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四）顏慚愧（五）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六）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七）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

（一）禮部，官署名，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二）吏部，官署名，掌中外文職銜敘勳階黜陟之政。博學宏辭，當時制科名，所以考拔淹博能文之士。（三）中書與尚書門下並稱三省，三省之長，皆爲宰相，唐初之制然也。此言吏部試業已得售，而又爲宰相所黜也。（四）俳優者，優伶奏雜戲之人。（五）慚愧，音祖尼（尸去）尸（一），慚也，書五子之歌『顏厚有慚愧』。（六）書說命：『毋恥過作非。』書恥過誤而遂已之辭也。（七）筭，音稍（尸去）竹器，容一斗二升。論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噓其細微。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一）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二）且無使勅者再刖，（三）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四）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五）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悅，尚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六）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寥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七）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八）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九）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一）汲汲，急貌。（二）下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王歿，又獻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而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三）此爲崔書中語，勅，強也。（四）言仕進有他法，不必專恃博學宏辭之考拔。（五）進或作振。（六）漢武帝時，使狄山居一障以禦寇，匈奴斬山頭而去；障，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置吏士以障蔽也，乘，謂登而守之。此段志在立功。（七）之下或有所字。（八）謂欲作唐史。此段志在立言。（九）信同伸；或卽作伸。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一）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一）言道德之有所歸宿也已久，况其外表之文乎。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將勝於人而取於人邪？（二）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漸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三）其實，加其膏而希（四）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五）

（一）漸與所通。（二）俟，待也。（三）希，冀也。（四）沃，美潤之意。暉，光明也。（五）藹如，和順貌。昔仁義之人有涵養，故言語和順。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一）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莫莫乎（二）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三）如

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四）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五）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六）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七）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八）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一）僞，莊說。禮曲禮：「僞者思。」（二）夏夏，颯籟不湊合也。（三）言不知人之非笑爲非笑。（四）汨，音骨（《X》）；汨汨，水流貌。言如冰之流至。（五）笑之則知不諱於俗而能入古，故以爲喜，譽之則猶爲時人所識，其道必淺，故以爲憂。（六）浩乎，大貌。沛然，盛大流沓貌。（七）肆，放也。（八）幾，近也。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一）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二）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三）

（一）言待用於人者豈似器，必以人之用舍爲進止乎。（二）言必爲今所遺。（三）亟，讀若「器」，類數也。言志古而見棄於今之人，吾之亟稱之者，所以獎勵之，非敢抑行褒貶世之人也。

與崔羣書（一）

自足下離東都，（二）凡兩度枉闕，（三）尋承已達宣州，（四）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五）雖抱羈旅之念，（六）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七）樂天知命者，固前修（八）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九）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十）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一）崔羣，字敦詩，清河人，與愈同年，又深相知。（二）唐時東都，今河南洛陽縣。（三）兩次枉書通問訊也。

（四）言旆蒙示已達宣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縣。（五）主人，謂崔衍，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等知名士，俱在幕府，羣爲判官。（六）羈旅，旅客也。（七）語見禮中庸。（八）前修，前哲也。（九）靈臺，心也，莊子：「靈臺者，有持」。崔羣身幕府，意有不樂，故答書如此。（十）言風土不得以北方比。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一）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二）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

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三)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四)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五)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六)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馮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七)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八)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九)膾也，(十)肉也，(十一)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一)所事相同也。(二)久故，猶舊故。(三)閭奧，謂隱曲處。畛域，猶界限。(四)悉其流，謂於各家曾有經歷。

(五)言無謂僕知足下爲無根據。(六)言懼足下謂吾前所交諸深者甚多，其中黑白不辨也。(七)既爲君子，有好之者，亦當有惡之者。(八)言臭味相投者始相稱引，崔而賢，自稱於賢，乃愚者亦稱之，則崔非愚乎？故不能無疑。

(九)粱，粟也，謂之小米。(十)切肉爲膾。(十一)肉，音庶(虫世)，燻肉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一)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二)賢者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

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三）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一）省事，猶言曉事。（二）比肩，見答尉遲生書註。青紫，謂貴顯也。漢公侯之印綬紫，九卿之印綬青，故云。（三）言有時既合於天，又合於人。

僕無以自全活者，（一）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二）思自放於伊潁之上，（三）當亦終得之。（四）近者尤衰憊，左車（五）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問（六）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七）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疆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八）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九）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十）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一）言僕亦無以自全活之人。（二）時愈爲國子四門博士，亦不得意，意中多感慨語，亦自寫也。（三）伊潁，二水名，皆在今河南。（四）言當亦終得放於伊潁。（五）左車，左面齒本所着骨。（六）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七）言鬚白五分之一。（八）忽忽，失意貌。（九）言不能不顧念。（十）嵩，嵩山，五嶽之一，在河南。

與陳給事書(一)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一)陳給事，名京，字慶復，與愈同謫稽谷，京以是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故稱，其官屬門下省，掌封駁劄，以糾正其違失。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一)其新也，屬乎(二)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三)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四)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五)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六)其所以。

(一)加字或疑作嘉。(二)屬乎，連續也。(三)東京，又稱東都，見與崔暉書注。愈爲四門博士謫告還東京。(四)邈乎，不在意貌。(五)悄乎，冷淡貌。(六)疏，陳敘之意。

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一)生紙寫，(二)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三)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換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一)卽送孟郊序，見後。(二)唐時有生紙，有熟紙，生紙非有囊不用，愈急於自解，故不暇擇。(三)并賦序言，故曰皆。楷，塗抹也。

與馮宿論文書(二)

辱示初箴賦，(一)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照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換知者知耳。

(一)馮宿，字拱之。愈同年進士。(二)歷一作仕。

昔揚子雲著大玄，人皆笑之，(一)子雲之言(二)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三)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四)以爲其

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五)足下豈不謂然乎？

(一)子雲慕周易而草太玄，人多毀之，子雲不以屑意。(二)一本無之文言二字。(三)桓譚，字君山，仕光武爲麟耶，著有新論。(四)侯芭，涇陽人，嘗從補居，受太玄法言。(五)二語見禮中庸。

近李翱(二)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二)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業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一)李翱，字習之。見與孟郊書註。(二)張籍，見張中丞傳後敘註。

應科目時與人書(一)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二)大江之濱，(三)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四)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五)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闕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獫之笑者，(六)蓋十八九矣。

(一)應科目時，卽憲應制學宏辭科時也。(二)天池，海也。(三)濱，音焚(ㄉㄣ)，水涯也。(四)介，有甲之蟲。品彙匹儔，皆類也。(五)尋常，見與崔羣書注。(六)獮獫，音彬筵(ㄉㄣ)(ㄩ)云(ㄩ)，積亦獮屬，二者皆爲水獸，食魚。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自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一）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一）俛，同俯。

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一）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茲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二）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三）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

（一）正夫，一作嚴夫，字子耕，登元和進士第。（二）或無者字。（三）正夫爲愈後輩。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

「文宜易宜難？」（一）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矣。」非固闕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二）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漢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三）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四）以此爲說耳。

（一）言宜於通達者，抑宜顯深者。（二）劉向，字子政，漢宗室，其文亦爲後世所著稱。（三）猶言有文字以來。（四）常或作當。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一）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一）賢尊給事，指正夫父伯鸞，官給事，故稱。

答陳商書（一）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

職，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一)陳商，字述聖。此係愈爲國子先生時所作，商以文求益，答之如是。後元和九年，商登進士。

齊王好竽，(二)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三)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三)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一)等，笙類，三十六簧。(二)瑟，琴類，二十五絃。(三)軒轅氏，黃帝也。帝命伶倫作律呂。

與孟尚書(一)

愈白：行官(二)自南迴，過吉州，(三)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四)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眼食何似？伏惟萬福！

(一)孟尚書，名商，字巖道，以其爲工部尚書，故稱。(二)唐節鎮州府有行官，供行役於四方。(三)吉州，今江西贛陵縣。時簡爲吉州司馬。(四)數番二字，一作披讀數番。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一)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二)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三)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四)孔子云：『丘之禱久矣。』(五)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六)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七)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八)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九)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十)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肆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一)愈從潮僧大顛遊，人疑其信佛，故備書及之；簡本噴佛者也。(二)潮州，今廣東潮安縣。愈以元和十四年，諫迎佛骨貶此。(三)袁州，今江西宜春縣。愈以元和十四年冬自潮州移袁州。(四)釋氏以敬三寶之德爲敬田，報君父之恩爲恩田，憐貧者爲悲田，此三種謂之福田。(五)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答以此語。(六)方冊，書籍也。(七)或本無自字。(八)詩大雅旱麓篇語。愷悌，和易也。回，邪也。(九)左傳哀公十六年昭公二十年文。疚，心內慙也。(十)地神曰祇。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一)『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二)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三)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四)『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五)坑殺學士，(六)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七)，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八)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聖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九)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十)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十一)絲絲延延，寢(十二)以微滅，於是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一)楊墨，見原道法。(二)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淪，沒也。九法，九疇之法，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歌，音如(勿)(X)，敗壞也。(三)亦孟子語。(四)廓，大貌。(五)秦始皇從李斯之請，燒詩書百家語。(六)秦始皇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七)始皇下挾書之禁，禁私藏詩書百家語也。此律至漢惠帝四年始除去。(八)故，舊也。(九)派派，管茫茫。(十)左衽，衣襟左交，夷服也。條離，鬻語聲。(十二)鈞，古衡名，三十斤也。

(十二)澁，漸也。

籍湜輩(二)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一)鈞，張籍皇前澁也。

答呂巖山人書(二)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二)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三)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四)故設難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清市於濟者也。(五)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六)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七)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辯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

(一)醫字與醫同。(二)魏昭王少子公子無忌，封爲信陵君，好士，敬禮大梁夷門監者侯嬴，親爲之執轡。愈以師道接引後進，由人與書，謂當如信陵執轡，借資客以自重。(三)名家，以專家之學者名也。(四)貫字或作實。(五)言非若六國公子欲以取士傾天下如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也。(六)進士明經，皆唐取士之科名，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七)麻，相隨順之意。

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一)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二)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三)灼灼明矣。(四)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五)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六)愈頓首。

(一)率然，極速之意。(二)汲汲，欲速之意。(三)阿曲，阿附曲從也。(四)灼灼，明貌。(五)以香塗身曰熏。魯歸管仲於齊，及至，三熏三浴之，齊桓公親迎諸郊。(六)安，徐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一)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二)環寇之師，(三)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四)自以爲武人，不肯

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五）奮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六）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七）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八）雖古名將，何以超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九）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一）鄂州，今湖北武昌縣。柳中丞，名公綽，字寬，嘗爲御史中丞，故稱。柳時爲鄂岳觀察使，詔募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勣，助討元濟，公綽以爲朝廷驅已書生，不知兵，請自行，許之，愈因與此書。（二）唐憲宗時，申光憲三州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元濟爲逆，久而未平；其所隸池在淮水之阻，故曰淮右。（三）言在賊寇周圍之官兵。（四）語難，語言辨難也。莊子說劍：「瞋目而語難」。（五）桴，音夫（ㄉㄨˋ），鼓槌也。（六）詩小雅采芣語。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言陳列師旅而告誓之。（七）州，安州黃州也，岳鄂增領此二州。牧，官名，州曰牧，郡曰守。（八）毳，音弟（ㄉㄟˋ），賜也。公綽所乘馬毳毳圍人，公綽殺馬以祭。（九）戎臣，武臣也。師，法也。

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一）竊自增氣，誇於中朝（二）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三）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一)下風，在風之下向。言居下風而聞此，謙辭也。(二)中朝，指政府所在地。(三)將爲人之司命，孫子語。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一)蚊蚋(二)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三)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四)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遂利，四出傳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洛襲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五)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鷹貔虎之士，(六)畏懦蹙躅，(七)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八)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采，收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一)三州，見前篇注。(二)蚋，音芮(日×)，形略似蜂，螫人。(三)兇豎，謂少陽也。照，口中吐氣，見莊子。

(四)童子，吳元濟，時年二十餘耳。(五)元濟引兵居舞陽，焚葉縣，攻掠管山瀍城汝州許州襄陽，被害者五千餘

里。(六)龜，音子(日)，獸名，大如狗，文如狸。(七)蹙，躅，舉足促迫也。(八)二州，蔡州黃州也。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一)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二)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一)二語諒來書三然。仁人之兵，如時雨之降，莫不喜悅，語見荀子。(二)歲或作月，又作序。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慮，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一)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二)計已與裴中丞相見，(三)行營事宜，不情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一)詰，悉也。委隨也。(二)愈嘗以此意狀論淮西事宜。(三)裴中丞，御史中丞裴度，時遣視淮西行營。

序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鳴，其不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一)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湧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一)澗，音關，平聲，擾也。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二)敝，古霽字。推敝，強取也。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一)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二)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一)其弗信矣乎。其本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之。(四)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之。(五)臧孫辰(六)孟軻齊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七)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八)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九)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十)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一)夔，舜之樂官。韶，舜樂也。(二)夏帝太康失德，其弟五人作歌以諷，尙書有五子之篇。(三)語見論語。木鐸，金口大舌，施於教時振以警衆，言天將使振文教於天下。(四)周書名莊子，言多荒唐，荒唐，廣大也，謂其言無根。(五)屈原，楚忠臣，被讒放逐，作離騷九歌。(六)臧孫辰，魯公族大夫。(七)申不害，法家之祖，爲韓昭侯相，著有申子。韓非，韓宣公子，善刑名之學，著書曰韓非子。齊，古慎字；齊到，在申韓間，善刑名，有書四十二篇。田駢，齊人，鄒衍，燕人，皆善談論。尸佼，魯人，商君師之。孫武，吳人，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八)李斯，秦始皇相。(九)善字下一有鳴字。(十)章，法度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一)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二)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

之役於江南也，(三)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一)陳子昂，字伯玉，善屬文，時承徐庾遺風，至子昂始歸雅正，海內皆推崇之，愈論文，在唐必首稱子昂。蘇源明，字弱夫，工文辭。元結，字次山，著有次山集。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聽前人，有文集行世。(二)澄淫，以漸入也。(三)東野時調昇州溧陽尉，溧陽，今江蘇縣。

送竇從事序(一)

踰閩而南，(二)皆百越之地，(三)於天文，其次星紀，(四)其星牽牛，(五)連山隔其陰，(六)鉅海敵其陽，(七)是維島居卉服之民，(八)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九)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十)若東西州焉。

(一)竇從事，名平，貞元五年進士，刺史佐吏稱從事，平爲趙植所聘往廣州，故稱。(二)閩，放浙江温州。閩，故福建泉州。(三)百越，種族名，古江浙閩粵之地，皆越族所居，謂之百越。(四)星之躔舍曰次。星紀，星次名，與斗宿及牽牛星相當，於辰爲丑，吳越之分野也。(五)越地爲牽牛婺女之分野。(六)連山，連州西南百五十之黃連嶺也。陰，北也。(七)敵，當也；本或作敵，較長。陽，南也。廣州南臨大海。(八)維字或作皆。居字或作夷。卉服，草服，書禹貢：「島夷卉服。」(九)水尾曰瀕。(十)秦置南海郡，地跨今廣東廣西兩省。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一)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二)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三)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四)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五)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六)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七)

(一)皇帝，德宗也。德宗即位，年號稱建中者四年，稱興元者一年，後稱貞元。貞元十七年，以植充嶺南節度使。

(二)扶風，今爲陝西麟。平，扶風人。殿中侍御史，居殿中，察非法。牟，字貽周，貞元二年進士。(四)牟爲東都留守判官。(五)昌黎，唐縣，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六)我字或作己。(七)少府，縣尉之別稱。愈時自徐州休居東都。

送李愿歸盤谷序(一)

太行之陽(二)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三)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一)李愿，不詳，或謂唐功臣李晟之子，乃名姓偶同，非是。盤谷，地名，在今河南濟源縣北。愿向居盤谷，官至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遂歸隱不仕，愈因作序送之。(二)太行，山名，連亘今河南山西及河北界。陽，南也。(三)宅，處也。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一）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二）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頰；曲膺豐頰，清聲而便體，（三）秀外而惠中，飄輕裾，（四）翳長袖，粉白黛綠者，（五）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探於山，美可茹，（六）釣於水，鮮可食，（七）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八）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問；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九）口將言而囁嚅，（十）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一）旄，旗類，以蠶牛尾注竿首，故名。（二）峻，或作陔。（三）便，安也。（四）翳，衣之前襟。（五）黛，深青色。（六）茹，食也。（七）鮮，小魚也。（八）維，繫也。（九）趨，音此直（才）（下口），行不進貌。（十）嚅，音森乳（尸）（世）（日）（又），不敢出口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一）盤之泉，可濯可沿；（二）盤之阻，（三）誰爭子所。窈而深，（四）廓其有容；繚而曲，（五）如往

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六)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七)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嘗吾車兮秣吾馬，(八)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九)」

(一)種禾曰稼。諛如古。句；一作「維子之稼。」(二)漚，澗也。沿，緣水而下也；一作漚，烹也。(三)阻，屈折也。(四)窈，亦深也。(五)緣，即纒曲之義。(六)殃或作與。(七)呵禁，呵止之也。不祥，謂鬼魅之屬。(八)膏，以脂塗轄也。秣，飼馬也。(九)徜徉，逸蕩也。

送董邵南序(二)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一)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二)嘗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三)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爭其件者哉！

(一)黃邵南不得志而往河北，時河北諸鎮多跋扈，愈不以董往爲然，故作此諷其不去。(二)指荆軻高漸離等。(三)彊仁，勉強行仁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一)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三)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四)

(一)古所云，即指上文所云，所謂古稱燕趙云云也。(二)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之觀津，號曰望諸君。其墓在磁州鄆

縣西南二十餘里。(三)高漸離爲屠狗者，荆軻與相友善。(四)燕趙之士，風性不屬，尙可出仕，則葦之不必往，自意在言外。

贈崔復州序(二)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一)其祿足以仁其三族，(二)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四)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五)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六)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七)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

(一)崔復州，名未詳，以其本復州刺史，故稱，一說，名討，不知所本。唐復州治竟陵縣，縣故城在今湖北天門縣西北。文爲于頔重斂而作。(二)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下有錄事參軍六司參軍文學醫學博士等；刺史領使，且置副使推官衛官將官等。(三)仁，惠利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四)城邑，郡邑也。(五)不宣，不得自宣達也。(六)不期，不可期也。(七)連帥，謂節度使。

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一)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二)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

澤也，於是乎言。(三)

(一)子公，子頤也，字允元，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州緣焉。(二)唐，信用也。(三)文穎復州，實讓子公。

送廖道士序(二)

五岳於中州，(一)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二)邾之爲州，(三)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四)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五)衡山之神既靈，而邾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六)橘柚之包，(七)竹箭之美，(八)千尋之名材，(九)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一)愈自陽山徙江陵，道衡山而作。(二)五岳，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及南岳衡山也。中州，中土之意。(三)邾，謂五嶺。(四)邾，今湖南邾縣，唐爲州。(五)謂州得嶺三之二之高度。(六)蜿蜒，盤屈搖動貌。扶輿，猶扶搖。磅礴，猶溫同也。一說，蜿蜒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貌。(七)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礦物中寶石之類。鍾乳，泉水由岩隙下滴，其所含石灰質日久而凝結，狀如鐘之乳，故名，又稱石鍾乳；鍾乳與鐘字相通。(八)包，裹也。書禹貢：「厥包橘柚。」(九)竹之小者曰箭。材，木材也。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一)

吾少時讀醉鄉記。(二)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三)豈誠旨於味邪？(四)及讀阮籍陶潛詩，(五)乃知彼雖偃蹇，(六)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七)若顏氏子操瓢與箪，(八)曾參歌聲若出金石，(九)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十)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十一)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十二)建中初，天子嗣位，(十三)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十四)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十五)

(一)王秀才，名合。(二)醉鄉記，隋末大儒王績所作，合，績之子孫也。(三)醉鄉記歷言古來有欲至其地而未得，而已將往遊云，本文言既爲隱士，世皆不能累之，何故必欲往遊。(四)言豈真以酒味爲甘。(五)阮籍，字嗣宗，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皆晉人，嗜酒工詩，放浪形骸。(六)彼，指王績。偃蹇，傲慢之意。(七)因阮陶而推知王實心有不平，故托酒以逃。(八)瓢，皮遙切(文一)，器名，剖瓠爲之。箪，音丹(勿弓)，竹器。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九)曾參歌聲，聲涵天地，若出金石，見莊子。(十)汲汲，欲速之意。(十一)麴蘖，酒母。(十二)固不平而放浪自托，固不失爲高士，但聖賢之徒，營道不暇，樂天不

憂，無所謂無聊不平，而欲有托以自放，故以辭鄉之不遇孔子爲可悲。(十三)德宗即位，改代宗大歷年號爲建中。

(十四)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在當時稱爲治世。丕，大也。德宗立，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十五)建中初，辭鄉後世或有以直廢之事，而史失之，無可考。

吾既悲辭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一)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二)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一)猶言即無足稱。(二)文，應辭鄉之文辭。行，應良臣之烈。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親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一)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二)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三)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弓，(四)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五)有姓名字曰駟臂子弓；(六)子弓受易於商瞿。(七)孟軻師子思，(八)子思之學，蓋出曾子；(九)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十)故吾少而樂觀焉。

(一)寧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等，皆孔門弟子散處諸國之證。(二)田子方，名无擇，魏

文侯師之。(三)莊子天下，敘諸子不及子方，外編以田子方名篇，亦不遜篇首一引，謂莊源於田，殊未可信。(四)如荀子非十二子儒效等篇，皆以仲尼子弓連稱。(五)史記有仲尼弟子傳。(六)駢，音寒(尸弓)；駢姓，臂名，子弓字也。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七)商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此段與前段，以子夏商瞿陪出曾子，以田子方子弓陪出孟子。(八)子思，孔子孫，名伋。(九)子思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以述父師之意，後世稱爲延聖。(十)宗，宗本也。

太原(一)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二)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三)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一)太原，縣名，今屬山西。(二)道，趨也。(三)潢，積水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二)

元年，(二)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三)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四)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五)入其地，逆勞之使里至，(六)每進益恭。(七)及郊，司徒公紅韎首，(八)韞(九)袴握刀，左右雜佩，(十)弓韞服，(十一)矢插房，(十二)俯立迎道左，

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十三）不可以將服（十四）承命！」卒不得辭。（十五）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僉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十六）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十七）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十八）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十九）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一）幽州，地在河北。李端公，名益，字君虞，曾爲使府御史，唐人稱御史爲端公。時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府從事，來東都，愈時官洛陽，於其歸，作此以送之，勉其使濟奉臣職。（二）元年，元和元年也。（三）李公，名藩，字叔翰，元年爲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四）劉濟於貞元二十一年檢校司徒。（五）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藩爲旨哀副使，使至幽州，正使爲楊於陵。（六）里至，謂每進一里，卽來一使送勞也。里或作累。（七）言藩行益進，濟禮恭。（八）帙，首末（「巴」）；紅帙首，首裹紅巾也。（九）鞞字與鞞同。（十）言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十一）服，所以盛弓。鞞，亦弓室，此處作動字用，鞞納之意也。（十二）房，所以盛矢。（十三）三公，司馬司空及司徒也。（十四）將服，將士之服。（十五）此句總上兩次辭謝。（十六）十日，天干也。十二子，地支也。干支相配，首爲甲子，至六十年而改窮，復爲甲子。（十七）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子改窮，明年又爲乙未，一甲子終矣。（十八）開元，玄宗年號。其時天下承平，而藩奉職雅謹。（十九）謂藩爲相也。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一）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二）意欲司徒公

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一) 交時官洛陽。(二) 此，指公爲幽州從事。

送區冊序(二)

陽山，(二)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三)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四)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五)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六)始至，言語不通，蠻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七)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八)

(一) 區讀如歐。(二) 陽山，縣名，今屬廣東。(三) 廉，有稜角也。利，銳利。侔，齊等也。(四) 淪，沒也。(五) 荒茅，茅草叢也。篁竹，竹叢也。(六) 烏言，語聲如鳥也。夷面，貌不似中國人也。(七) 二句總上陸江縣官更五項。(八) 二句倒煞。愈於貞元二十年貶陽山令。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一)升自賓階，(二)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三)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鑿嘉林，(四)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五)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一)南海，今廣東番禺縣。塾，同拿，牽引也。(二)餐階，東階也。(三)語見莊子徐無鬼篇，意，音耶。(四)翫，際也。嘉林，善林也。(六)陶然，樂貌。

歲之初吉，(二)歸拜其親，(三)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一)猶言歲首，指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也。(二)拜字或作覲。

送高閑上人序(二)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二)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三)庖丁治牛，(四)師曠治音聲，(五)扁鵲治病，(六)僚之於丸，(七)秋之於弈，(八)伯倫之於酒，(九)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十)

(一)高閑，烏程人，精於書，唐宣宗甚恩遇焉。(二)膠，亂也。(三)養叔，養由基也，楚人，善射，志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四)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其技甚精，見莊子養生篇。(五)師曠，樂師名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精於音樂。(六)扁鵲，姓秦，名越人，晉昭公時人，爲名醫。(七)僚，姓熊，名宜僚，春秋時楚勇士。丸，豫丸也。(八)秋，人名，精於弈，見孟子。(九)伯倫，晉劉伶也，最嗜酒。(十)頃音劑(下)，賢也。闕，音闕(下)，切肉之大者。

往時張旭善草書，(一)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二)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三)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一)張旭，唐吳人，字伯高，善草書，世號張顛，又稱草聖。(二)旭嘗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楸公孫舞劍器得其神。(三)端，緒也，倪，呼也。謂不可測其端倪。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一)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二)情(三)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四)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五)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六)

(一)釋辭也。(二)錙銖，皆古銜名，銖輕而錙重，然均微甚，故以爲輕微之喻。(三)憤或作結。(四)浮屠氏，謂佛教也。(五)謂得無但逐其跡。(六)言人有不平之心，鬱久而發，其氣必勇，其技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伎宜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矣。

送楊少尹序(一)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二)于時公卿設供張，(三)祖道都門外，(四)車轍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五)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一)揚少尹，名巨源，字景山。(二)疏廣爲漢宣帝時太子太傅，見子受爲少傅，同時上疏乞歸。一說，二子當作父子。(三)供張，供具張設也。(四)祖道，饯行也。(五)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暹公祖二疏圖。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二)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三)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四)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郡少尹，不絕其祿，(五)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一)國子司業，國子監——國學。——司業，貳於祭酒。楊以能詩名。(二)還河中也。楊爲河中人。(三)以，與輿通。(四)丞相，謂河中節度使。(五)唐時河中爲中都，都，卽河中也。少尹，唐官名，唐諸部各置尹一人，少尹二人，少尹掌貳府州之事。唐朝官致仕，常給半祿，此加少尹，得全祿。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一)今之

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一）席鳴，詩篇名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與鳴之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二）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一）溫處士，名造，字簡與。河陽，見畫記注。軍，行政區畫名也。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軍節度使，烏徵溫於幕，愈作此送之，有游其輶出意。

東都國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一）大
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二）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三）未數月也，以
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
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四）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五）政
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

考德而問業焉？措紳（六）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妙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一）石生，名洪，居洛水北涯，溫生居洛水南涯，二人皆東都處士之秀。（二）缺劍，天子所賜，得此始得專征伐。烏以四月受詔鎮河陽，此言三月，當在是年六七月間也。（三）石被徵爲參謀，愈亦作序送之，本編未選。（四）此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也。（五）東都郭下二邑，河南洛陽也。愈時爲河南令，故曰吾輩。（六）措紳，仕宦之屬。

愈廢於茲，（一）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二）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一）廢，爲繫也。（二）言不釋於心。

送鄭尙書序（一）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二）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簡，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三）弓矢，帕首（四）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五）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

乃敢改服，以資主見；適位執爵，(六)皆與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七)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總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八)多洲島，颶風一日蹕數千里，(九)漫漶不見蹤迹，控御失所，險阻，結黨仇，(十)機毒矢以待將吏，擅搪(十一)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十二)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十三)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人，(十四)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十五)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水旱瀉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

(一)鄭尚書名權。(二)地在今兩廣及安南境。(三)屬，音燭(世×)，著也。(四)帽，音拍(文×)；帽首，額巾裏首也。(五)屏，獨牆也。(六)言就席。(七)此句總上五節。(八)岸大海，謂顯露大海中。(九)颶字與帆字同。(十)諱，音寧(世×)，決行貌也。(十一)仇，對合也。(十二)擅搪，音窗唐(××)，突也。(十三)爬梳，撫治之意。(十四)雅，音榜(六×)，莫除也。彌，音先(△)，殺也。(十五)耽浮羅，不詳，流求，即琉球島，今爲日本所屬。毛人，因其地居此蠻族，故名，在天濠中洲島上，今地不詳。夷州宜州，今之加布爾，孫權嘗使浮海求之，卒不至，但得宛州數千人。州字或作洲。(十六)林邑，在今安南河內省南。扶南，在南海大濠中，今暹

釋地。真。顯，顯盛時，有安南之南折及暹羅東部，今僅有柬埔寨，爲法蘭西保護國。于陀利，今之麻刺甲。(十六) 舶，大舟也。(十七) 魚，本或作雨，鰈是。

長慶三年(一)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二)鄭公嘗以鄆鎮襄陽，(三)又帥滄景德棣。(四)歷河南尹華州刺史，(五)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六)散騎常侍，(七)工部侍郎尚書，(八)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九)可謂貴而能貧，(十)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十一)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十二)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十三)

(一)長慶，穆宗年號。(二)權以長慶三年四月爲嶺南節度使。(三)襄陽，今湖北襄陽縣。繼於元和十一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滄，唐州，今縣；屬河北。景，唐景縣，今爲景縣，屬河北。德，唐時治今山東陵縣。棣，無棣縣，唐屬滄州，今爲棣縣。繼於元和十三年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五)華州，今陝西華縣。繼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六)金吾將軍，掌徵循京師，防禦非常。元和十四年，權爲金吾衛大將軍。(七)散騎常侍，唐爲顯職，分左右，分錄中書門下二省。穆宗立，權爲左散騎常侍。(八)長慶元年，權爲工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九)權奢侈，多姬妾，俸入不贍。(十)語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十一)爲仁不富，語見孟子。傳權固俸入不足用，嘗緣求節鎮，因得嶺南，意此語有諷意。(十二)愈亦有詩，本編不錄。(十三)當時如白居易劉禹錫張籍

韓愈文序送鄭尚書序

尊所爲詩，皆用來韻。後繼終於嶺南未歸。

哀辭祭文

歐陽詹生哀辭 (1)

歐陽詹世居閩越，(一)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二)故宰相常袞(四)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三)益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五)時未幾，皆化翁然。(六)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七)

(一)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餘，有文集行世。(二)閩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建人所居，故曰閩越。(三)帝制時代稱皇帝曰上，今上者，當時之帝也，此指唐德宗。(四)常袞，京兆人，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五)輿讀如預，或卽作預。(六)大歷七年，李愬都督福建，領觀察等使，始興學校，袞繼其後，爲時既久，遂翕然膏化。(七)貞元八年，詹與愈同登第。按莆田林藻以貞元七年登第，長溪薛平之以神龍二年擢第，皆在詹之前，愈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蓋考之未詳也。繇字與由字同。

建中貞元間，(一)余就食江南，(二)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三)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

諱。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四）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五）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六）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七）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八）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一）建中貞元，皆德宗年號。（二）時愈家於宣州。（三）三年，按年譜當作二年。（四）會合後皆忘所欲至之地也。（五）巖，音逆（尸）；詩大雅克岐克巖巖：「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六）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七）國子監，卽國學也，晉始立國子學，隋煬帝改學爲監，唐因之。四門助教，官名，古者天子設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遠，於四門建學，置四門博士，唐因之。（八）監字一作詹字；或并無監字。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求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一）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二）故作哀辭以寄余哀，（三）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一）孟子離婁：「若曾子者，則可爲養志也。」（二）今李翱集無此傳。（三）哀辭者，所以舒其哀也，此爲與祭文

不同處。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一）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二）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三）飲食孔時兮，（四）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五）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六）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七）哭泣無益兮，（八）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九）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一）豐，古敷康切。（二）不永，一作永不。（三）歐陽生游太原悅一妓，約以至郢來迎，後不克如約，逾期往迎，妓已積望成疾，醫醫寄生，生爲之憫怨，涉旬亦歿，生爲妓死，此友朋所諱者，愈以慰其父母，故云藥物甚良，而諱諸壽命，全人父子之恩當如此也。（四）『孔』一作『既』。（五）『齊』一作『高』。（六）同，古徒黃切。（七）通，古他王切。（八）益，一作致。（九）誠，古辰羊切。

獨孤申叔哀辭（二）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豐寓其間邪？（一）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予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二）曄曄其光，（三）如聞其聲。

如見其容；(五)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一)獨孤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鴻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終而歿，善貞元十年也。(二)數句語意出史記伯夷傳，愈與崔羣書中天人好惡之說，與此正同。(三)溘溘，光明也。(四)暉，寶業(二世)，亦讀育；暉暉，光也，又盛貌。(五)容，古于方切。

祭田橫墓文(二)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二)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三)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

(一)田橫，漢臨淄人，故齊玉榮弟，齊敗，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高帝使使殺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鄆腹置，遂自剄，高帝命以王者禮葬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剄。橫墓在今河南偃師縣四十里。愈兩應宏博不中，三上宰相書不得官，故寓意於田橫，歎田橫以豎時宰也。(二)東京，洛陽也。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三)愈以已無投合，躊躇發憤，感橫而發爲此文，蘇時宰之不能得士也。一本士下有心字。

其辭曰：

寧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一)孰爲使余歔歔(二)而不可禁！余

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一)希，當作希。莊子讓王篇音義：「希，望也。」言田橫之事，非今世所望也。(二)歎，歎，讀如「虛希」，「悲涼氣咽而抽息也。」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一)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鋒？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二)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三)踞(四)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五)

(一)擾擾，繁多貌。(二)西句脫去田橫而自道也。闕里，地名，孔子所居，在今山東曲阜縣。遑遑，心不定也，與皇皇同，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耿光，光明也，書立政：「以觀文王之耿光。」(四)踞，音技(廿一)，跪也。(五)享，古虛良切，平聲。

祭郴州李使君文(一)

維年月日，(二)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四)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

(一)郴州，唐置州，今湖南郴縣。李使君，名伯廉，字士豐，隴西咸紀人，貞元十九年秋七月，拜柳州刺史，永貞元年十月卒。郴州，墓誌作柳州。(二)一作維元和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三)將仕郎，官名。唐從九品下爲將仕郎。江陵府，唐置，今湖北江陵縣。法曹參軍，官名，漢未有參軍事之名，本爲參謀軍事而設，晉以韓

匪爲官員，如證讞詛盜錄事，及諸曹參軍皆是。(四)見漢鄧陽獄中上梁王書。白頭如新，謂自初相識至頭白，交情不變也。傾蓋，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夾小飲之義也。

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一)伏荒炎之下邑，(二)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三)邇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四)擘百憂以自副，(五)辱問訊之綢繆，逐復觀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六)苞黃甘而致貽，(七)獲紙筆之雙賀，(八)投叉魚之韻，(九)婉輶瑕而舉秀。換新命於衡陽，(十)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十一)航北湖之空明，(十二)覩(十三)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噉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十四)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十五)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稿紵以託心，(十六)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十七)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十八)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樞！(十九)

(一)癸未，貞元十九年，愈於是年左遷連州陽山令。(二)下邑，謂陽山。(三)貴部，指郴州。(四)窮遐，一作窮荒。(五)擘，與拏同，率引也。副，尊也，如其實也。(六)籀首紵(巾又)，縵也，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紵，因(名)。(七)黃甘，今之新會橙，蓋愈嘗送橙於李。(八)李寄紙筆詩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卽此。覿，覿，賈賈，貿易而雙也。(九)愈有叉魚十八韻拈張功曹詩。(十)貞元二十一年，愈以順宗敕，徙掾江陵，待命於都，器，

森衡山之陽，故云。(十一)爵，音射(出文)，醇酒也。謂重廟之酒。(十二)北湖，在滎縣北。(十三)覲，音取(步口)，何視也。(十四)饒，弓滿也。(十五)宿留，諷如秀溜，停待也，史記封禪書：「遂至東萊宿留之。」(十六)吳季札聘鄭，見子產，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十七)操，音研(一弓)，佐貳官之稱，此即指法曹。(十八)銘旌，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識之。(十九)承貞元年冬，李樞過江陵，愈以是厭之。

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一)彼儉人之浮言，(二)驪百車其何詬，(三)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四)尙饗！

(一)儉，音選(《文》，鳴也。雞鳴之詩，言亂世君子，陵晨孤雛，以雞爲喻。(二)儉，音儉(△一弓)；儉人，儉人也。(三)百車，謂言之多也。(四)侑，音又(《文》，勸也。

祭河南張員外文(二)

維年月日，(一)彰義軍(二)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四)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翫(五)而狂，年未三紀，(六)乘氣加人，

無挾自恃。(七)

(一)張員外，名署，河間人，爲河南縣令。員外，官名，別於正額官而言，南朝有員外散騎侍郎，隋初於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唐因之，署嘗爲飛部員外郎，故云張員外。(二)元和十二年八月。(三)彰，字，本漢軍節度，治蔡州，後改號彰義。(四)時，立也；亦作時。貞元十九年，愈與署俱爲御史，故云並跡。(五)惡，諷如負，愚直也。(六)十二年爲一組。(七)挾，矜其有而恃以自重也，孟子萬章：「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有所挾也。」愈自言無所挾而自恃也。

彼婉孌者，(一)實憚吾曹，側肩帖耳，存吾知刀，(二)我落陽山，(三)以尹颺孫，(四)君飄臨武，(五)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六)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跡，(七)洞庭漫汗，(八)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九)中作霹靂，追程盲途，飄船(十)箭激。南上湘水，(十一)屈氏所沈，(十二)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十三)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躡，把觥相飲，(十四)後期有無。

(一)婉孌，美好貌。此指譏佞。(二)謂譏人以言傷人也。時方旱飢，愈與署及李方叔同上疏乞寬民徭，爲李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三)貞元十九年，愈貶連州陽山令。(四)颺，鼠，小獸，有肉翅似蝙蝠，能飛。孫，猴也。言治陽山之人，如治颺孫也。(五)署貶郴州臨武令。臨武，縣名。今湖南臨武縣。(六)泗，液自鼻出者。喘，音桃。(七)哭泣不止也。(八)颺音抵(勿丁)，觸也。跡，足也。謂頂相觸觸足相交也。(九)洞庭，湖名，在湖南境，聲聲縣在湖南漢沅江湖陰各縣懷之。漫汗，水廣大無際貌。(十)惡，音仄(仄)，相挾也。(十一)颺，與孰同。

(十一) 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之陽海山，流入湖南，注於洞庭湖。(十二) 屈原沈於汨羅，汨羅四流入湘，故云。
(十三) 二妃，舜二妃娥皇女英也。舜崩，二妃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十四) 醜，同彘，小杯也。

期宿界上，(一)(又)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歇眠，加余以投，僕來告言，虎入廡處，無敢驚逐，以我驟云，(二)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三)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四)

(一) 貞元十九年，愈與巽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二) 驟，音豪(ㄉㄨㄛˊ)，驢子也。(三) 虎爲寅神，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四) 言猛獸果有徵驗，不待禱而有所趨也。猛獸一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果得歸也，亦通。

余出嶺中，君塚州下，偕掾江陵，(一)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二)泊砂倚石，有窻(三)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鑿蠟毛。(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五)雲壁潭潭，(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七日鹿角，(八)鉤登大鮎，(九)怒頰豕狗，(十)樹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十一)下馬伏塗，從事是遭。(十二)

(一) 順宗即位，愈與巽皆改江陵府掾，愈法曹，巽工曹。(二) 郴山，即今湖南郴縣之黃岑山，郴水出此，甚清，下流入湘水，愈遇赦後，換命於郴者三月。(三) 窻，同迥，逢也。(四) 令章，謂酒令，唐人會飲，違令則以鑿記罰蠟毛，言其多也。(五) 南嶽，即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六) 潭潭，深也。(七) 太湖，即洞庭湖；太，

或作大。(八)鹿角，洞庭湖中地名。(九)結音詰(尸一弓)，魚名，無鱗，多粘質。(十)鞠，音資(尸×尸)，系經聲。(十一)尻音考，(尸×尸)，平聲，脊骨盡處。謂低首而雙聲也。(十二)愈爲江陵府掾，從事等乃幕僚，故須下馬避道也。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二)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聞死休，吞不復宣！

(一)元和元年，愈召爲國子博士，署兼江陵。(二)元和二年，愈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雖事持糾曹之權，當要害之地，判曹事，故云據首。雍，州名，今陝西終南山以北地。

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一)明條謹獄，氓獠(二)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三)還家陳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

(一)署爲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爲慶州刺史，慶州屬南康郡，南昌，當作南康。幹，烏括切(×尸)，輓也。(二)澧，音老(カ×)，蠻表溪剛之蠻也。(三)署自慶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澧使陳州徵錢倍經，署曰：「刺足不可貪管言民。」留履不肯從，竟以代罷。蹇，滯病也，此作過字解。

丞相南討，余辱司馬，(一)議兵大梁，走出洛下，(二)哭不戀棺，奠不親舛，(三)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四)外著

獲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一)元和十二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度奏愈爲行軍司馬。(二)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諸軍統帥，行將出討，愈詣弘稟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三)學，音賈(ㄐㄧㄚˋ)，爵也。(四)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

祭柳子厚文(二)

維年月日，(二)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三)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四)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五)

(一)柳子厚，名宗元，河東人，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明年，愈在袁州，作此祭之。(二)一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三)既嗟而又遺以理也。(四)紀，音教(ㄐㄧㄠˋ)，寤也；下同。(五)惟，思也。

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一)子之中棄，天脫羈羈，(二)玉佩瓊琚，大放厥辭。(三)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四)愈倬。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鑿觀，縮袖開。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五)羣飛刺天。(六)

(一) 櫛，音裴(△×巴)，酒尊名。青黃，謂飾以青黃。青木之材者爲櫛尊，正乃木之災也。莊子胠篋：「純蔑不殘，孰爲櫛尊。」注：「畫櫛牛象以飾尊也。」(二) 罍，知揖切(也)，與繁同，所以貯馬足也。龍，馬絡頭也。(三) 佩玉在上爲珩，在下爲璜，有二組，以左右交牽之，二組相交處，一物居其間，卽瑀也，以瓊玉爲之。瓊，美玉。二謂狀其文之美也。(四) 表裘，卓立之貌。(五) 宗元被貶，竟卒於柳州，故云一斥不復。(六) 飛，一作非，噓聲小。刺天，喻其位高。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一) 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二) 不鄙謂余，亦託以死。(三)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一) 琅琅，金玉聲。謂其臨終之言善也。(二) 宗元子幼，——參閣下墓誌銘——臨終以託諸友。(三) 言不以子爲鄙陋，而亦託以死後事也。

祭侯主簿文(一)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一) 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信，(二) 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

(一) 侯主簿，名喜，字叔起，官國子主簿。(二) 長慶二年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三) 進馬，官名，殿殿中省，戎服執鞭，侍立於立仗馬之左，隨馬進退，雖名管殿中，其實武職。信，愈子，碑狀及世系表無信名，蓋愈子

之早放者。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一)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律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二)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三)今其有誰！

(一)夷，等夷也。(二)愈嘗與喜流於溫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三)一作「人之云亡。」

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一)我方齋祠，(二)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一)方，一作云。(二)言方以祠事從公也。

祭鄭夫人文(一)

維年月日，(二)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頰首，敢昭祭于六嫂祭陽(三)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四)三歲而孤，(五)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六)
(一)鄭夫人，愈兄起居舍人言之妻，愈少孤，育於鄭。(二)一作「貞元十一年；」一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三)祭陽，縣名，即今河南祭陽縣。(四)詩大雅桑柔篇句。辰，時辰也。(五)大歷五年，愈父仲卿卒，

時愈年三歲。(六)仲卿歿，愈養於兄會舍。父卒而不及母，蓋終喪已嫁也。

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甞(一)一年，兄宦王官，(二)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三)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四)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五)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闊百年，(六)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七)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八)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九)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

(一)甞，音觀(イト)，孩童毀齒也，說文「男八歲女七歲而甞」。(二)王官，地名，故城在今山西虞鄉縣南。(三)

疹，音眞(出ト)，讀上聲，病名；一本作疹。(四)閔閔，憂懼之貌。(五)大歷十二年五月，會坐元載黨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愈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六)會卒於韶，年四十二。(七)丹旆，喪家所用之銘旌也，王褒詩：「丹旆書空史。」(八)謂葬於河陽也。(九)建中二年，中原多故，愈避地江左。濱，水涯也。

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一)年在成人，履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二)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執云此來，迺踏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三)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莽！」(四)今其敢忘，天實臨之！

(一)貞元二年，愈自宣州遊京師。(二)頑，羸如鈍；一本卽作鈍。(三)韶州，今廣東曲江縣。(四)嫂叔舊無服，貞觀中魏徵令孤孫李善議請服小功五月，制可，愈幼養於嫂，服期所以報也。

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維尚饗！

祭十二郎文（一）

年月日，（二）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三）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四）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五）惟兄嫂是依。（六）中年，兄歿南方，（七）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八）既又與汝就食江南，（九）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十）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十一）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十二）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十三）便取汝者始行，吾又遷去，汝又不果來。（十四）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闔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塗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一）十二郎，愈兄率府參軍介次子，名老成，曾無子，以老成爲後。（二）一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三）七日乃祭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實，故選遲若此。（四）建中，人名。（五）怙，謂父也。詩魏風：「無父何

情。」(六)兄卽會，嫂卽鄭夫人。(七)謂會卒於潁州也。(八)河陽，縣名，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九)建中二年，愈與老成避地江左，家於宣州。(十)貞元二年。(十一)董丞相，董晉也。貞元十三年，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推官。汴州，今河南開封縣。(十二)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卒。(十三)是歲秋，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四)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陽云。

去年，孟東野往，吾嘗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一)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二)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三)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四)吾之子始五歲，(四)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

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瘞；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一）茫茫，一作荒荒，古蓋忽茫茫之類，皆一字，義多相近。（二）耿蘭，家人名。（三）老成子湘也。老成有二子，曰湘，曰澆，介子百川死，無後，愈命澆歸後其祖介，老成死，湘年十歲，（四）視也。視登長慶四年第。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歸其穴，（一）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二）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一）窆，音貶（弓一弓），下棺也。墓地壘兆曰穴。（二）田百畝曰頃。伊潁，二水名，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注於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入安澤注於淮。

潮州祭神文（二）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一)謹以清酌殿脩之奠，(二)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穰矣，(四)而雨，不得熟以穫也，(五)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六)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七)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

(一)原有五篇，此其第二篇，祭湖神也。(二)刺史以上，一作「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三)臘，音餞(ㄉㄨㄥˋ)；餞臚加蓋柱曰臚脩，禮郊特牲「大饗尚臚脩而已矣。」(四)穰，音遂(ㄙㄨㄟˋ)，禾秀貌。(五)穰，古胡典切。(六)簇，叢聚也，古青卒切。(七)育，古余律切。

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一)割剗雲陰，(二)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三)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四)疾殃極也。神其尙饗！

(一)福，古筆力切。(二)以刀割破物曰剗。分割曰割，音離(ㄌㄨㄟˊ)。(三)侑，佐也。(四)當治，猶當官，刺史自謂也。

碑

平淮西碑(二)

天以唐克肖其德，(二)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三)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四)高祖太宗，既除(五)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六)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七)稂莠不薶，(八)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

(一)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璜平淮西碑，愈多歸美於度，而李愬以入蔡功第一，懇妻唐安公主，詎碎不實，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舊唐書韓愈傳說如此；或謂碎文歸裴平，稱以恢崇朝廷，李愬遂迎度於蔡，未必因此怨望，詳公文，蓋以其碎首指斥請罷兵者太切直，致被譏而搗倒耳。(二)曾，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三)於，歆美辭，讀如烏。(四)謂悉以爲主而臣之也。(五)除，除亂也。(六)孽牙，萌芽也。此指安史之亂肇自天寶以後，雖有兵柄者，遂時時抗撓朝命，遂帥自立留後，至於不可聽梳。(七)大憲，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八)稂莠，皆害苗草。薶，除草也，讀呼毛反。

睿聖文武皇帝，(一)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二)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三)羣臣震攝，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四)又明

（一）平蜀，（五）又明年，平江東，（六）又明年，平澤潞，（七）遂定易定，（八）致魏博貝衛檀相，（九）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一）謂靈宗也。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二）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也。（三）謂祭也。（四）永貞元年八月，夏銀節度留後李嘉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五）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六）元和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七）元和五年，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按以上紀年，碑文與史不同。澤州故治，今山西鳳臺縣。潞州故治，今山西長治縣。（八）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定易二州歸於有司。定州故治，今河北定縣。易州故治，今河北易縣。（九）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貝衛檀相四州，皆隸魏博節度使所管，蓋魏博爲六州也。魏州故治，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魏博節度使治此。博州故治，在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十五里。貝州故治，今河北清河縣。衛州故治，今河南汲縣。澶州故治，在今河南清豐縣南二十五里，澶讓如蟬。相州故治，今河南安陽縣。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一）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勸東都，放兵四劫。（二）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三）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四）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五）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

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六)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七)曰：「重胤！故汝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八)維是朔方義成陝虢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九)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十)曰：「文通！汝守壽，(十一)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十二)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十三)曰：「憇！汝帥唐鄆隨，(十四)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十五)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十六)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十七)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十八)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十九)庚申，予其臨門送汝。(二十)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一)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不許。(二)元和十年正月，元濟反，縱兵略東都附近。舞陽，今河南舞陽縣。葉，今河南葉縣。蘆城，今河南蘆城縣。(三)一二臣，指李吉甫武元衡等，蓋除此數臣外，無贊伐蔡之謀也。(四)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河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是爲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西歸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五)謂以意決之而同聲附和也。時章貫之李逢吉衛次王涯等，皆請罷兵。(六)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輔爲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陳州今河南淮陽縣。許州故治，今河南許昌縣。(七)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

大遼遣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擊行營，二月，命神策軍節陽鎮邊將索日進以遼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縣治。節陽，縣名，今屬陝西。按是時鎮河東者王鐔張弘靖，王鐔於十年十二月卒，史未有河東邊將助討淮西之文，蓋漏去也。(八)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河陽節度使，本治河陽城，在今河南孟縣西，元和甲，徙鎮汝州，今河南臨汝縣治。懷州，今河南沁陽縣治。

(九)朔方軍治靈州，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南。義成管鄆滑二州，治滑，故治在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陝益卽劍南東西川。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廷，屬鄆坊丹延節度使，故治在今陝西膚施縣東，慶，屬鄆寧節度使。故治卽今甘肅慶陽縣。

(十)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十一)元和十年十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壽州卽今安徽壽縣。(十二)宣武軍本治宋州後徙治汴。淮南道，管舒廬壽滁和五州，在今安徽。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歙州，今安徽歙縣。浙西道，管杭州湖州，在今浙江。(十三)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鄆岳魏觀察使。鄂州故治，今湖北武昌縣。岳州故治，今湖南岳陽縣。(十四)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鄆隨節度使。唐州故治，今河南唐縣。鄆州故治，在今河南鄆縣東南。隨州故治，今湖北隨縣。(十五)裴度爲御使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帝遣度詣行營宣慰，蔡用其形勢。(十六)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十七)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帝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監其軍。守謙，奄人也。(十八)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勳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庫帑。(十九)度以馬爲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宣書記。(二十)度行，帝御蓮花門送之。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一)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二)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台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洹曲以備。(三)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四)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一)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申州故治，在今河南信陽縣。(二)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釋之而待以客禮。(三)四月，蔡人董昌論以醫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洹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洹曲，一名時曲，在河南鄆城縣東南三十里。(四)賊將，指李祐。祐謂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洹曲，可乘虛直抵其城北。」愬然之，乘雪夜入蔡，生擒元濟。文城，文城柵也。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五十里。蔡，今河南汝南縣。

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武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一)

(一)(一)以蔡州留後馬建武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逮臣萬邦，執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一)河北悍驕，(二)河南附起。(三)四聖不宥，(四)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五)曠不獻狩，(六)百隸(七)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八)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讜，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九)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十)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十一)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勳武古通，威統於弘，(十二)各奏汝功。三方分攻，(十三)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十四)常兵時曲，(十五)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十六)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十七)鄆城來降，(十八)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入，命相往釐。(十九)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二十)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頡頏(二十一)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綰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二十二)左殫右窮。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差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住

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二二)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一) 謂盛極而衰也。圯，毀也。(二) 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三) 謂郟梁之屬居河南者。(四) 四聖，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也。(五) 謂爲亂者所陷，各方不得朝覲也。(六) 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七) 百練，一作百司；一作司練。(八) 唐以河南河北地爲山東，憲宗平盧從兄，其那洛磁三州，本北河北道，故云山東。(九) 姦鄰，謂李師道。(十)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又擊裴度傷首。(十一) 言羣臣皆請繼兵而帝不聽。(十二) 謂以韓弘都統。(十三) 即上所言道占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李愬入其西也。(十四) 二句敘顏鳳武合攻。(十五) 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於時曲。時曲，卽澗曲。(十六) 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柁。陵雲柁在今河南南水縣西。(十七) 郟陵，在今河南鄆城縣東。(十八) 元濟以黃昌齡令鄆城，而質其母楊，楊以去道告昌齡，昌齡乃舉城降。自常兵時而至此，要言前大戰十六得柁城二十三。(十九) 釐，理也。(二十) 二句所謂顏鳳武合戰益用命也。今河南鄆城縣有新蔡鎮。(二一) 晝益程：『閉晝夜饋餉。』謂肆惡無休息，饋，與饋同。(二二) 肝，晚也。(二三) 愈有論淮西事宜狀云：『所未可知者，在陛下之斷與不斷耳。』此言平蔡之功，皆憲宗之能斷也。

南海神廟碑(一)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於貴，在北東西神河伯之上，(一)號爲祝融。(二)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三)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四)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五)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六)黃木之灣。(七)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八)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九)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十)發作無節，人蒙其害。

- (一)南海神廟，在今廣東番禺縣東南波羅江上，廟有波羅樹，大可數十圍，俗稱波羅廟。(二)河伯，河神也。(三)祝融，南海神名。(四)天寶十年正月，封南海廣利王。(五)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刺史都督充，至是，封王，分命御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六)廣州治，即今廣東省治。(七)扶胥口，在今廣東番禺縣東南三江口，有扶胥鎮。(八)黃木灣，與扶胥口相近。(九)唐制嶺南爲

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十)頤，音貫(ㄨㄣˋ)，瀦也，始祭酌鹽醴之酒，瀦地以降神也。(十一)首風，疾風也，見禮月令。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一)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二)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三)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四)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寧。』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五)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樵夫(六)奏功，雲陰解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七)戴賜載陰。禘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八)五戒既作，牽牛(九)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尊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虵，(十)來享飲食。闔廟旋臚，(十一)祥騰送獻，旗纛(十二)旄麾，飛揚旆藹，(十三)鐃(十四)鼓嘲轟，高管噉諫。(十五)武夫奮耀，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十六)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蓋艾歌詠。(十七)

(一)孔公，名愬，字君嚴，元和十二年七月，爲嶺南節度使。(二)殿，底宴切(ㄉㄧㄢˋ)，定也。南服，嶺南南方。

〔三〕禮，表也，表自於外也。〔四〕唐制，毋讓以上祝獻，御宴階中使遂往。〔五〕先是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嗣，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皆揖而退，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也。〔六〕禮，同禱。〔七〕謂祭之前一日。省牲，禱滌濯也。〔八〕輶，音既（ g ），輶也；說，略也，謂略見也。〔九〕牽牛，星名，禮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十〕縮，讀如宛（ w ）；縮，龍狀。蝮，同蝮，音移（ l ）；蝮，安舒貌。〔十一〕謂祭畢而歸也。蝮，音虛（ ch ），舟後持船處。〔十二〕錄，音道（ do ），亦讀毒（ do ），羽葆幢也。〔十三〕隨，音隨，隨日貌。〔十四〕鑿，音取（ q ），樂器，如鈴；又飯之大者曰鑿。〔十五〕噉，音叫（ g ），號呼也。譟，羣呼煩擾也。〔十六〕謂天地開鑿，皆見端倪也。〔十七〕八十曰壽，五十曰艾。

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一〕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二〕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三〕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紳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衷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四〕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一)初時番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說，始至有閱貨之宴，發皆罷之。(二)魏有樊加嶺南州縣官濫料錢狀，見金匱文。西南，一作四面。(三)魏於廣州府城北建廣惠館，以居南嶺子孫不能自存者，歲撥田租千五百石以贖之。

(四)障，古避須切，隔也。

柳州羅池廟碑(一)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一)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二)勸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四)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儒除本，悉奪歸之。(五)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六)

(一)柳州，唐州，今廣西馬平縣。羅池廟，在今廣西馬平縣東，祀唐刺史柳宗元。或謂此非銘羅池廟之文，甲宗元之文也。(二)柳宗元以元和十年三月自永州司馬爲柳州刺史。(三)謂不鄙之以爲夷也，柳州古爲百粵之地，故云。

(四)水際謂之步；又蓋南謂水津爲步。(五)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宗元悉令贖歸，其尤雙方不能者，令書其僮足相當，則使歸其質。(六)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

三年，(一)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登，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二)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三)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四)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曠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五)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六)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七)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八)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稊稭充羨兮蛇蛟結蟠，(九)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一)三年，宗元死後之三年也。(二)景辰，卽丙辰，避唐世祖諱改。——世祖名昀。(三)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謠言降於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四)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導之登岸而趨於廟。(五)鵝山，在馬平縣西；一作峨山。柳之水，出鵝山，卽名峨水。(六)團團，團聚貌。齒齒，列貌。(七)秋鶴與飛，卽秋與鶴飛，因倒用而語勢益動。(八)北方，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於侯有是非，勿往也。

(九) 航，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俗作稩。穰，穰稻也。言航穰之糙如蛇皮也。

墓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二)

韓姬姓，以國氏。(二)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三)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

(一)韓弘，匡州人，累官宣武節度使，憲宗用兵，拜爲諸軍行營都統使，吳元濟平，封許國公。神道碑，立於墓前孔道，以紀死者之生平，其與墓誌銘不同處，則彼係埋墓中者。碑文稱弘甚至，然據弘本傳及李光顏傳，憲宗討蔡，詔以光顏軍當一面，光顏先破賊，弘挾賊自重，惡光顏，飭名姝相遺，光顏嚴詞謝之，是愈碑文不實也。(二)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三)潁川，秦置郡，今河南開封縣境。陽夏，漢縣，隋改太康，唐因之，爲今河南太康縣。

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一)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短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

(一)許州，今河南許昌縣。汴州，今河南開封縣。

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二)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三)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低低自將，(四)不縱爲子弟華靡遊放事，

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

(一)司徒，官名。玄佐，姓劉，滑州匡城人。(二)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爲汴宋毫穎節度使。汴見上。宋寧，見張中丞傳後敘注。諡，今安徽阜陽縣。(三)偏，音佩(ㄆㄞˋ)；備，不干虛譽也；一說，和樂貌。

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一)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二)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三)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四)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一)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匡城將。(二)貞元十二年，李萬榮病，其子適自稱兵馬使，軍亂，逐適，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晉卒，以陸長源爲使，軍亂，殺長源，以劉逸淮爲使。(三)劉逸淮，舊唐書傳作逸準，後賜名全諒，懷州武陟人。(四)韓甥，卽韓弘，以其爲玄佐之甥，故云。

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一)而吳少誠反，(二)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略之(三)以陳歸汴；使數竄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一)曲瓊，陝州安昌人，爲陳許節度使，貞元十五年八月卒。(二)吳少誠，幽州潞人，德宗以爲申蔡光等州節度使，貞元十四年反。(三)昭音淡(勿乎)，以利誘之也。

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裔而髮櫛之幾盡；(一)然不一捕刈，(二)不足令震。』(三)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四)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厥叫號于城郭者。

(一)淮南子兵略訓：『聖人之用兵也，若掃髮禿齒，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釋：見平淮西碑注。(二)捕，與同。(三)職，與駭同。(四)時汴州軍多輕主帥，劉錡者，兗卒之魁也，弘召錡與其黨悉斬之，血流道中。

李師古作言起事，(一)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二)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三)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案，遷延旋軍。(四)

(一)李師古，潁子。作，或作詐。(二)時德宗崩，告哀使未至，義成節度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擁境，發兵屯寶州，且告假於汴。曹州治濟陰，在今山東曹縣西北。(三)義成軍治滑州，今河南滑縣，故曰滑帥。(四)師古欲乘國喪擁境，或亦作帥。(四)師古聞順宗即位，乃罷兵。

少誠以牛皮鞮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

不得以私相餽。」

田弘正之開魏博，(一)李師道(二)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三)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四)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一)田弘正，本名興，字安道，賜名弘正，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襁褓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時興爲兵馬使，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十月，詔以興爲節度使。

(二)李師道，師古異母弟，元和元年閏六月，師古卒，以師道爲留後。

(三)謂弘正不請爲留後，奉土地兵衆，坐待詔命。

(四)成德軍治恆州，在今河北正定縣北。與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

誅吳元濟也，命公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一)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二)

(一)公武，字從僊。據新唐書，弘不親行，遣公武領兵屬光顏，陰爲逗撓計，此文與不合。(二)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魏平淮西功，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北節度使，領鄆坊丹延節度使。

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迫曹，曹寇乞降。(一)鄆部(二)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三)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續(四)又三萬，金

銀器千，而泚之庫廩錢以貨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泚，承五亂之後，掠賫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五)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六)又除河中節度使(七)。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八)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九)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十)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十一)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十二)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

(一)弘本挾賊自重，元河旣平，弘懼，元和十三年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四年正月，拔考城，二月，平盧都將劉沔擊師道斬之。考城，今河南考城縣。(二)平盧自李正己後，兼領兗鄆諸州，故曰鄆部。(三)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四)竒，今之細綫。竒，音韻(十一世)，結纈絲爲文也。(五)晉宋故事，位尊年耆者，加兵給扶。(六)穆宗卽位，以弘攝冢宰。(七)河中治今山西永濟縣。(八)長慶，穆宗年號。(九)唐長安城東第一街第九永崇坊，爲韓弘宅。(十)愈時以京兆尹監護其喪。(十一)萬年縣，今陝西長安縣。(十二)合葬曰祔。

泚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諂昏，使日

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涇北；（一）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二）于時弟充自鄧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三）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

（一）充本名瑄，初爲右金吾衛將軍，元和十五年，代公武鎮涇北。（二）蒲，今山西永濟縣。（三）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愬，立牙將李昇爲留後，充自義武節度移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昇降，充入汴州。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一）將得其人，衆乃一揭。（二）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三）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四）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五）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六）察其嚙呻，與其脫臉。（七）左顧失視，右顧而踟。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檣乾四呼，終莫敢滯，常山幽都，（八）執陪執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九）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十）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

人莫敢扳。(十二)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一)勳，音制(虫)，狂犬。謂劉玄佐死後之汴州五都。(二)憐，息也，與鸛同。(三)奮，暴長也。(四)貞元皇帝之孫憲宗也。(五)孺，音軟(口×孺)，江河邊地。(六)晉，監察也。(七)睨，音詣荷(一)(ム)リ)，邪視也；又自助貌。(八)常山，恆州也，指成德軍。幽都，幽州也，指盧龍軍。(九)上謂穆宗。(十)蒲坂，在今山西永濟縣。此指弘出澠河中。(十一)扳，與攀同。

李元賓墓誌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一)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二)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三)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四)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

(一)隴西，今甘肅。(二)貞元八年。(三)貞元十三年。(四)博陵，郡名，今河北定縣。崔弘禮，字從周，嘉善有大志，官至刑部尚書，爲京都留守，卒。

辭曰：

已摩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一)已摩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二)已摩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一)天古於糾切。(二)誌中不稱元寶之長，而錄中着此二語，即見元寶之人。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二)

昭義(二)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三)從史爲不法，(四)君陰爭不從，
爾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兩頰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
(五)爾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
彼，不得爲此！』(六)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
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
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
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一)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兪分司東都，卒，兪爲此銘。(二)昭義，治潞州，今山西長治縣。

(三)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從史表戡爲書記。(四)從史既得志，凌恣不道，至奪部將妻。

(五)章辭，章奏之辭。(六)從史與王承宗固結陰相連，欲效河朔事以圖其位，戡每乘事，至不執之言，極言其不可。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一)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
』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

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二)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職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三)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四)數以違命，流於日南。(五)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六)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七)之廣武原。

(一)元和二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揚州，今江蘇江都縣。(二)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職理，卽降黜，及罷詔下，呂元膺執之，帝令慰諭，元膺乃下詔。元膺，字景夫，郟州東平人。(三)臨汝，縣名，故城在

今河南伊陽縣東。(四)從史丁父憂，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從史奉詔，勒兵逗留，陰與承宗連，憲宗敕吐突承璀以計執之，送京師。(五)從史被執至京師，貶驢州司馬。日南，郡名，今安南順化等處，驢州卽在日南。(六)信，讀如伸。(七)河陰，縣名，今河南河陰縣。

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一)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二)軍帥死，(三)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四)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一)此文全篇只寫一事，惟此五句在事外，然止是虛寫。(二)時李長榮爲昭義節度使。(三)貞元二十年六月，李

榮卒。(四)從史初甚重祿，故一歲中奏選其官者再。

祖某，某官，贈某官。(一)父某，某官。贈某官，(二)君始娶弘農(三)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四)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一)祖名如圭，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二)父名崇父，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三)弘農，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四)京兆，唐時帝都所在，即今陝西長安縣。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一)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諾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二)以四科募天下士，(三)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四)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五)

(一) 契，本作異，扭轉曰戾，多節且謂之異，謂名節可以扭轉技術而致之也。(二) 上，憲字也。(三) 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以將帥科。(四) 適發舉賢至方官，試言極諫科。(五) 以盧見龜。

久之，聞金吾李將軍(一)年少喜士，可撼，乃蹄門(二)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住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三)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園鄉(四)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其月某日卒，(五)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

(一) 李將軍，李愬也，時爲金吾衛大將軍。(二) 蹄，小步也；一作踏。(三) 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福州節度使。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四) 園，音聞(×)；園，本鄉名，唐弘農胡縣有園鄉，今河南開封縣。(五) 按上文觀之，當是元和九年。

曾祖爽，洪州武寧令。(二)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三)妻，上谷(四)侯氏處士高女。高，奇士，自方阿衡太師，(四)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

水。(五)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六)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讓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誑進百金爲媼謝！』諸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八)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二子，一男一女；男二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九)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一)武甯，縣名，今江西武甯縣。(二)崑山，縣名，今江蘇崑山縣。(三)上谷，郡名，今河北易縣。(四)阿衡，商官名，伊尹爲之，阿衡衡平也，湯倚伊尹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太師，呂尙也，尙爲武王之師，故稱師尙父，又稱太師。(五)高初隱於廬山，宰相貽信安剡三縣，皆有政績，後得心疾。(六)齟齬，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因謂與世不合者曰齟齬。(七)媼，郁操切(口)，老婦通稱。(八)唐制授判補之官，皆給以符，謂之告身，猶今之補官文憑也。(九)永城，縣名，今河南永城縣。

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一)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穢繁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二)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一)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簪不可以持屣，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愈二語即取此意。(二)言有所慳不

得用也。

柳子厚墓誌銘(二)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二)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三)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四)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一)柳子厚死，愈爲文祭之，又作此。(二)慶字與，河東解人，仕周爲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其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巨，慶之子也，文疑誤。拓跋，魏姓，鮮卑謂土爲拓，謂后爲跋，魏自稱黃帝之苗裔，黃帝以土德王，故以拓跋爲氏。濟陰，郡名，治今山東定陶縣。(三)爽，字子邵，貞觀中，爲吏部尚書，永徽二年，以爽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貶象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其與褚遂良朋黨，遣使殺之。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諫立武后，因貶黜，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遂良，貶死。武后名誣，太宗時爲昭儀，高宗立爲后。高宗，太宗子，名治。(四)竊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發參，被貶，宗元作先友記，謂鎮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者，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子厚少精緻，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一)素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二)授集賢殿正字，(三)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四)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

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一) 駢，音漸(廿一)；駢然，高峻貌。見頭角，蟬蟻之象。(二) 博學宏詞，取士科名，唐始有之，不常開，所以

考拔淹通能文之士。(三) 集賢殿正字，官名，蓋稱校讎之役；一作擇校書郎。(四) 蹕，音卓(出×記)；蹕風，發，

謂議論層出不窮也。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一) 順宗即位，(二) 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三) 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四)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五) 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六) 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資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一) 藍田，縣名，今陝西藍田縣。尉，官名，縣令之副也。唐時各道設監察御史，主察官吏。(二) 順宗，德宗子，

名誦。(三) 用事者，指王叔文，宗元初與叔文善，叔文用事，引宗元將大用，及叔文敗，坐貶。(四) 州司馬上當

有永字。憲宗即位，貶宗元邵州刺史，又遷貶永州司馬。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五) 元和九年冬。(六) 元和十年

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一) 中山(二) 劉夢得禹錫亦在道中，當詣播州，(三) 子厚泣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四)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五)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以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一)叔文黨坐貶者，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諛旨言不可，帝與武元衡亦惡之。乃悉以爲遠州刺史。(二)中山，今河北定縣。(三)劉夢得，名禹錫，與宗元友善，亦以附王叔文被貶，至是得攝

州。播州，今貴州遵義縣。(四)時御史中丞義度上奏因改禹錫連州。連州，今廣東連縣。(五)詡詡，和集貌。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一)不自貴重願藉，(二)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三)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四)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一)爲，讀去聲，助也。二句蓋貶之，然不欲直斥其非，故云勇於爲人。(二)願藉，猶願藉。(三)唐時台省者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禁省，總稱曰臺省。(四)此段言因王叔文而得爲將相也。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一)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二)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三)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一)萬年，縣名，今陝西長安縣。(二)裴君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十二年，爲桂管觀察使。(三)涿，縣名，今河北

涿縣。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一)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二)其祖於元魏時(三)有假封襄城公者，(四)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靈邑令。(五)祖千尋，彭州九隴丞。(六)父迪鄂州唐年令；(七)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八)尉拜監察御史，佐鄆岳使。(九)裴均之爲江陵，(十)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十一)遷虞部員外郎。(十二)均鎮襄陽，(十三)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

卒，李夷簡代之，(十四)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十五)遷祠部郎中。(十六)會衡州(十七)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十八)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十九)廣武原先人之墓次。

(一)魏尚書有庫部，唐置庫部郎中員外郎，爲兵部之屬司。愈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至是銘之。(二)榮陽，縣名，今河南榮陽縣。(三)魏本姓拓跋，孝文帝改姓元，故云元魏。(四)羣先祖有名偉者，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雍

城郡公，襄城，縣名，今河南襄城縣。(五)霍邑，縣名，今山西霍縣，唐屬河東道晉州。(六)九隴，縣名，今四川

彭縣，唐劍南道彭州治此。(七)唐年，縣名，今湖北崇陽縣，唐屬江南道鄂州。(八)鄂縣，唐屬京兆，今陝西鄂

縣。(九)鄂岳，鄂州岳州也，鄂州今湖北武昌縣，岳州今湖南岳陽縣。(十)裴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貞元十

九年五月，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十一)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虞部，官名，魏尚書有虞曹郎，北朝置虞部尚書，唐改爲虞部郎中員外郎，屬工部，掌山澤苑囿。(十三)元

和三年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唐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治所也。(十四)

李夷簡，字易之，元和六年四月，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十五)復州，今湖北沔陽縣。(十六)祠部，官名，

魏尚書有祠部掌禮制，北朝改爲禮部。隋唐別置祠部曹，屬於禮部。(十七)衢州，今浙江衢縣。(十八)春秋，年

齡也。(十九)鄭州，今河南鄭縣。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

(一)不爲翁翁熱。 (二)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及者，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歡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 (三)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

(一)數，音朔(尸×巳)，韻也，疎之對。

(二)謂樞門有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爲也。爾雅釋訓「翁翁詭詭，其供職也。」言實者陸營，曾公恤私曠職事也。

(三)列禦寇，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著有列子，多寓言。莊周，戰國蒙

人，嘗爲漆園吏，著有莊子，皆寓言。

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一)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二)蕭儂。後娶河南少尹趙郡(三)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一)京兆，今陝西長安縣，韋肇，京兆人，官至吏部侍郎。(二)蘭陵，縣名，今山東臨沂。(三)趙郡，今河北趙

縣。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一)佐三府治藹厥蹟。(二)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潭樸絕瑕譎，甲子一終反玄宅。(三)

(一)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二)三府，謂鄠岳江陵襄陽也。(三)玄宅，清淨無爲之地也。

韓愈文 墓誌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一三九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一)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一)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二)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一)一本誌下有銘字，然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也。(二)北平王，名愨，字洵美，德宗時大將，與李晟誼城齊名。(三)諱，繼次子，娶盧氏，生子二，長敏，次卽繼祖。

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一)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二)王軫(三)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四)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飢肉玉雪可念，(五)殿中君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六)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七)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苗其牙，(八)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九)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十一)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十二)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十三)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一)貞元三年，平涼之亂，馬君隨駕，身爲刺客死焉，葬，愨之屍也。

(二)唐皇族第二子次南安邑坊奉誠園，卽

馬燧宅。(三)慙，憚閱也。(四)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五)玉雲，潔白之貌。數語美少監之幼時，只以四句了之，通體所寓，不在此人也。(六)燧身長六尺二寸，故以是稱之。(七)謂燧為停時於聖曆之上。(八)馮，草初生貌。(九)貞元八年。(十)貞元十一年五月，愈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十一)分府，分司官之稱。元和五年，賜卒。(十二)長慶初，繼祖卒。(十三)一說此六字疑衍。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一)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二)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欠，今新收，臣又始至，(三)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四)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五)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讎虜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六)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七)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八)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九)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十)汝何敢反！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

僕。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侯雲長佐耶使，請於其帥馬僕射，(十二)爲之選於軍中，爲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十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其所。

(一)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聽不出弘靖姓名，愈鄙張之，故沒之，銘辭噤暗以爲一生，蓋卽謂之乎。(二)微元和四年進士。范陽府，治幽州，故治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帥卽弘靖。(三)牛宰相，名僧儒。(四)

長慶元年三月，以幽州節度使劉迥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代總。(五)銀魚，唐時五品以上官章服，銀飾之魚也。

(六)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張弘靖於龍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翔等。(七)亂軍以徹長者，不殺，置之

於龍門館。(八)餘人非時者繁也，悉其以言勸之。(九)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斬於獨柳樹。(十)元和十四

年二月，李師道爲其兵馬使劉悟所殺。(十一)馬，寫也。鷓，同鷓。(十二)馬，健射，卽馬總，扶風人，鄆曹濮節度

使，長慶二年遷右僕射。(十三)舉，同舉。

君弟復亦進士，(一)佐汴宋，得疾，變易嬰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蠶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二)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一)復元和元年進士。(二)空青，產銅鐵中；大塊中空有赤者良，治眼疾，一名楊梅青。雄黃，亦礦物，其明徹如

雞冠者佳，謂之雄精。

祖某，(一)某官。父某，(二)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三)汴州開封尉某之女，

〔四〕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

〔一〕祖某，一作「祖踐」。〔二〕父某，一作「父休」。〔三〕雲縵之孫。〔四〕俞之女。

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一〕子揭揭也。〔二〕噤噤以爲生，〔三〕子獨割也。〔四〕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五〕自申于闡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六〕

〔一〕慕願，瞻慕願慮也。〔二〕揭揭，獨行貌。〔三〕噤噤，禁不敢言也。〔四〕割，音子（卅一廿），害也。言獨受

其害也。〔五〕厲，古音烈。〔六〕咀，音淺（勿卞），相呵也。晉口矢所集也。此銘蓋三兔豎魚豎等詩，上下隔句用

韻。

雜文

毛穎傳(一)

毛穎者，中山人也。(二)其先明眇，(三)佐禹治東方土，(四)鑿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五)死爲十二神。(六)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七)已而果然。明眇八世孫皝，(八)世傳富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九)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繇，(十)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鸕謀而殺之，醢其家。(十一)

(一)毛穎，筆也。愈作此傳，當時頗有非之者，然其流質出於莊周寓言；或謂愈此文不下遷史。(二)中山，山名，非治今河北定縣之中山也，在深水縣東，出兔毫，爲筆最精。(三)禮曲禮：『兔曰明眇』。眇，與視同。(四)禮輿家二十四方位，東方甲卯。(五)星命家十二神，卯屬兔。(六)地支十二，卯居第四。(五)參同契『兔者吐生光』。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兔，兔者吐也』。(八)皝，奴侯切(ㄅㄨㄞˋ)，免子豔，俗呼曰繇，與輿同。(九)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見後漢書天文志注。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姮娥，羿妻。蟾蜍，月中蟾蜍。(十)繇，音俊，(ㄇㄞˋ)，狡兔。(十一)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宋鸕，宋之良犬。醢，割也。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一）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箴之，（二）得天與人寤之兆，筮者贊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寶，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三）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四）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五）日見利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六）以及秦等，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七）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八）丞相斯，（九）中車府令高，（十）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十一）雖宮人不得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十二）弘農陶泓，（十三）及會稽楮先生（十四）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一）蒙將軍恬，秦始皇時人，始作等。古今注：「以柁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管等也。

（二）左右庶

長，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軍尉，軍中尉史。易有三：連山爲夏易，以艮爲首；歸藏商易，

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

（三）靈詞皆用古韻，詩所發：「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靈與文書亦通，

（四）北人諷謂毛爲諶。（四）章臺宮，秦宮名。（五）管城，周初管叔所封，春秋鄭地，隋置管城縣，今河南鄭縣

地，並以管買之，故借用焉。(六)上古未有文字，皆繩以記事，故曰結繩之代。(七)扶蘇，始皇長子。胡亥，始皇次子。始皇崩，趙高矯殺扶蘇，立胡亥，號二世皇帝。(八)丞相，秦官名。斯，李斯也。(九)中丞府令，秦官，主乘輿路車者。高，趙高也。(十)史記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衡石，權其輕重也。(十一)陳玄，墨也。絳，郿，今綏州，漢置墨千四百七十挺。(十二)陶泓，硯也。弘農，郡，今饒州，漢置硯五十具。(十三)褚先生，紙也。王羲之爲會稽謝公乞紙，庫中惟有九萬版，悉與之。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二)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三)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一)魯衛毛聃，皆周同姓，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二)毛公，戰國魏隱士，見史記信陵君傳。毛遂，趙人，見史記平原君傳。(三)孔子作春秋，絕筆於魯哀公獲麟之歲。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一)牛繫輓下，(二)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三)駕塵曠風，(四)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囁若啼，若歛嗫嚅，(五)毛髮盡豎，竦肩縮頸，(六)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卽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七)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八)熱燦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九)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十)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一)糗，麥也。糲，音張(出尤)，糧也。(二)輓，音房(已)，在車衡兩端挽馬頭者。(三)新，古月羊切。(四)曠，音曠(弓×弓)，張也，迅疾也。(五)形容其聲之厲也。翬音畫，(尸×已)，皮膚相離聲。歛，許物切(尸×)，吸痰貌。啜，音寔(二×)，歎聲。嚅，鳥鳴也。(六)頸，古居盈切。(七)名，古明虛切。(八)謂講陽山令時。

(九)言我初無欲行之語也。(十)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不，謂鳩切。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一)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香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二)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寇。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說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開，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一)矯矯亢亢，剛直貌。(二)謂不可施於時。

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一)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二)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

(一)跟，音良(另)亢；跳跟，足亂動貌。(二)琬琰，美玉名。

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一)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一)上手，舉手也。

鱷魚文(一)

維年月日，(一)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三)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四)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五)山澤，罔繩擗刃，(六)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七)亦固其所。

(一)愈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愈爲此文祭之。鱷魚，爬蟲中之最猛惡者，常潛伏水邊，攫取動物。(二)一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三)軍事衙推，軍府屬官。(四)惡溪，在潮城西。(五)列，逐也。(六)罔，同網。擗，音臂(夕×巳)，刺也。(七)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

今天子(一)嗣唐祚，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二)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四)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四)不安谿潭據處，(五)食民畜豕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六)佞佞視睨，(七)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

(一)今天子，憲宗也。(二)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三)潮州在古爲揚州之域。(四)睥，音睥(尸×巳)；睥然，目

魚貌。(五)以豁潭斷句；一說，此處恐有脫誤，當云「睥然不去，據豁潭，食民畜云云」；一說，據處，據其地而處之也。(六)心，或作身，或作中，中即身也。(七)怵音心(ム一リ)，上聲；怵條，恐懼貌。視，音頭(ト一

子)；視，小目貌。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一)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二)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期選材拔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一)鯨，海獸名，外形如魚，種類甚多，大者長六七丈。(二)醜類，惡類也。

表狀

論佛骨表(一)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一)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二)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四)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五)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六)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七)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八)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九)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十)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十一)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十二)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十三)年九十七歲，武王(十四)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十五)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十六)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十七)宗廟之祭，不用牲牢，(十八)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十九)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一)先是鳳翔法門寺有慈國真身塔，塔內有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謠驗人聚，至是憲宗遣使迎入大內，留宮中三日，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上表極諫，駁還州刺史。時元和十四年也。

(二)佛號釋迦牟尼，中印度迦比

羅城主之子也，生於周靈王十五年，與孔子同時，見畫人庄者病死，入山求解脫之法，新創一宗教，與婆羅門反對，而倡平等之旨。(三)後漢明帝遣使奉命求王遣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取佛骨，與沙門攝摩騰等法顯以白馬負經至洛，佛教始入中國。天竺，即印度也。(四)黃帝，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亦曰有熊氏。

(五)少昊，黃帝子，名摯，姓己，以金德王，亦曰金天氏。(六)顓頊，黃帝孫，年二十即帝位，初國於高陽，故

號高陽氏。(七)帝嚳，少昊孫，姬姓，名棄，代高陽氏為帝，初封於莘，故曰高辛氏。(八)帝堯，姬姓，高辛氏

次子，曰放勳，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故號陶唐氏。(九)帝舜，姚姓，曰重華，受堯禪即帝位，其先世國於虞，故

號有虞氏。禹，姒姓，顓頊孫，治水有功，受舜禪即帝位，國號夏。(十)殷湯，子姓，名履，湯夏桀為天子，國號

商。(十一)太戊，湯孫，大修成湯之政，重禪而至者七十六國。(十二)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以傳說為相，

成中興之業。(十三)周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十五世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後世稱為至德。(十四)武

王，文王子，名發，滅商有天下，國號周。(十五)穆王，名滿，即位時年已五十餘，在位五十五年而崩，此言在位

百年，失考。(十六)明帝，從漢孝成子，名莊。其信佛事詳前。(十七)梁武帝，姓蕭，名衍，慕齊稱帝，嗜佛，

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三幸同泰寺捨身。(十八)武帝詔宗廟祭祀，以對為

犧牲。(十九)侯景，字萬景，有力，善騎射，本北魏臣，降於梁，武帝封為河南王，太清三年，反，攻陷臺城，武

帝為所制，欲膳多為所裁節，口嘗求蜜，再呼爾荷——怨憤聲。——而應。臺城，在今江甯縣北玄武湖側，本吳後苑

宮，晉修之，亦稱宮城，宋齊梁陳皆因以為宮。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一)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開

靈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二)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三)御樓以觀，昇(四)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五)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六)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一)唐高祖，姓李，名淵，仕隋靈醫爲唐公，以太原留守起兵，進封唐王，受隋禪，卽帝位。武德九年四月，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二)隋沙汰之事遂止不行也，時傳奕上疏請除佛法，齋瑤阻之。(三)鳳翔，縣名，今陝西鳳翔縣。

(四)昇，音與(口)，共舉也，今解作扛擡。(五)謂徇衆人之心也，不能直斥惡宗，故云。(六)時有焚香

於額頂及燒手指以爲供養者。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三)禮賓一設，(四)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

矣，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五）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六）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七）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一）法言，謂禮法之言。（二）法服，謂法制所定之服。（三）宣讀，駭名。（四）元和九年八月，置禮賓院，以待四夷之使。設，謂設宴也。（五）語見論語雍也。（六）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茱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桃，鬼所惡。茱，葦華也，可掃除不祥。（七）崇，音辭（△×），鬼神福人以求食也；一作福。

復讎狀（二）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二）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三）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四）見於禮記，（五）又見周官，（六）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

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一)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秦某，自投縣請罪，勅從減死，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愈獻此議。按貞
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國有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
赦，愈此議意是許人復讎，然不敢訟言，故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也。(二)禮曲禮：「父之
讎，不與共戴天」。(三)都省，尙書都省也。(四)見後。(五)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子曰：『寢苫飲水不仕，帶與共天下也，過謫市朝，不反兵而鬪。』」(六)見後。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一)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
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二)不受誅者，罪
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告於士，殺
之無罪。」(三)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
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
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
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四)
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一)語見因禮謝人，注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嘗辱焉而殺之者，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
(二)語見公羊傳定公四年，卽前所云見於春秋者。
(三)語見周禮朝士，注云：「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告言之於士。」
(四)尙書者，官署名，唐時三省之一，省長曰尙書令，左右僕射次之，下統六部，分理國政。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一)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二)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拚卷長歎！

(一)盧郎中名慶，時爲汝州刺史。侯喜，見前祭侯主簿文。(二)喜之文章學西漢，故云甚古。(三)主司，一作有司。

去年，愈從調選，(一)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速遽坎軻，(二)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三)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四)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驛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

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五)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六)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一)謂貞元十六年，去徐來洛，官京師。(二)進，難行不進貌。坎軻，言不遇也。(三)謂貞元十七年自京遷洛，初與宰相會於洛也。(四)矜色，意得貌。(五)鬱爲選首，蓋州家騰送舉進士之首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六)語見司馬遷答任安書。

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創作年表

組年	本文		作者事
	本編	選編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時期可確定者	時期不能確定者	愈生
大曆十四年己未			年十二隨兄會居郾城
德宗貞元二年丙寅			年十九始至京師
貞元八年壬申			年二十五登進士第
貞元九年癸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歸河陽省墓復還京
貞元十年甲戌	李元賓墓銘	祭鄭夫人文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貞元十一年乙亥	祭權立之書 答田橫墓文 畫記		
貞元十二年丙子			佐董晉於汴
貞元十五年己卯		與馮宿論文書爲是年以前作	董晉卒愈從喪至洛陽依孺 建封於徐冬朔正於京
貞元十六年庚辰	與孟東野書	送竇從事序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張建封卒去徐居洛
貞元十七年辛巳	薦侯喜狀 送李愿歸盤谷序	祭十二郎文一云是年作一云貞元十九年作	除四門博士

貞元十八年壬午	獨孤申叔哀辭 與崔羣書	歐陽生哀辭當爲是年以前作	
貞元十九年癸未	與陳給事書 訟風伯 送孟東野序		拜監察御史十二月貶陽山令
貞元二十年甲申	燕喜亭記 答龔秀才書	原道原性原駁對區問雜說讀有疑誠證 復解解歸說諱辯等篇皆是年以前作 喜亭記及送區册序一云是年作一云翌 年作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五箴送廖道士序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祭柳州李使君文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自陽山令遷江陵法曹參軍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年三十九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
元和二年丁亥	張中丞傳後敘		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
元和四年己丑	送幽州李臨公序		行簡書郎官長外郎分司東都
元和五年庚寅	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爲河南令
元和六年辛卯	送窮文 俱備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轉職方員外郎
元和七年壬辰		進學解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下遷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癸巳			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和九年甲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爲考功郎中史館修撰轉知制誥
元和十年乙未	藍田縣丞廳壁記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元和十一年丙申	祭河南張員外文	平淮西碑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拜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丁酉	論骨表 祭鱸魚文 潮州	毛穎傳當爲元和元年至是年中所作	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從義度東征
元和十四年己亥	祭神文 祭柳子厚墓文		貶潮州刺史尋赦移袁州
元和十五年庚子	祭柳子厚墓文 祭柳子厚墓文 祭柳子厚墓文 祭柳子厚墓文		穆宗卽位九月召爲國子祭酒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庫部郎中墓誌銘		行祭酒事遷兵部侍郎
長慶二年壬寅	祭吳王文	一池廟碑一云是年作一云翌年作	遷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癸卯	祭魏尚書序 許國公神道碑		爲光祿大夫
長慶四年甲辰	送楊少尹序 贈州節度判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當爲近數年作	部侍郎尋仍改吏部侍郎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4812.43
4430

登錄號數.....I 1128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渝第一版

(24803·1渝熟)

學生國
數書韓

愈文一册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主編者	選註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王雲五	王雲五	莊勵
		重慶白象街		
		五	農五	蘇適

82
442/30



.2

3